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六十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御定淵鑑類函卷六十



帝戚部 諸王 公族 外戚

諸王一

原周易稱先王建萬國親諸侯史記云黄帝置左右太監以監萬國堯典云協和萬邦左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萬國之數蓋親賢兼封夏列九州制五服立爵五等分地有三公侯方百里伯方七十里

子男五十里不足五十里曰附庸殷則爵列三等周又列為五等則公方五百里侯伯子男各百里為差不滿百里為附庸凡王之子弟並參封之秦稱皇帝除五等之制以郡縣子弟為匹夫漢興立爵二等大者王小者侯而王之號謂為諸侯後漢建武初朱祐議以為土無二王臣爵者不過公於是悉封郡公十七年又依舊稱王魏改封郡王晉又封國宋齊以後皆封郡隋復封國公以上並見齊職儀及五代史志初學記

增唐高祖初欲強宗室以鎮

天下故皇再從三從弟及兄弟之子雖童孺皆為王王者數十人太宗貞觀元年問羣臣封宗子於天下利乎封德彝對曰前世唯皇子及兄弟乃為王自餘非有大功無為王者上皇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兩漢以來未有如今日之多者爵命既崇多給力役恐非示天下以至公也上曰然朕為天子所以養百姓也豈可勞百姓以養已之宗族乎乃詔降宗室郡王皆為縣公惟有功者數人不降文獻通考

宋稽漢非劉氏不王之制封皇之

朞親為王其次屬近行尊者止封郡王若皇子出閤亦封郡王及納妃就外第始封王仁宗語輔臣曰自荆王沒而祖宗之後未有封王爵者乃封皇叔德文等為郡王翰苑新書　宋制宗室襁褓即裂土而封然名存實亡無封建之實故不獲維城之助云宋史　金熙宗天眷元年始定封國制凡封王大國號二十次國三十小國三十封王之郡號十以漢遼唐宋梁秦殷楚類皆昔有天下之號不宜封臣下遂皆改之　其封爵正從品級高下正從一品曰郡王曰國公正從二

品曰郡公正從三品曰郡侯正從四品曰郡伯正五品曰縣子從五品曰縣男海陵正隆二年改定親王以下封爵等第存者二品以上死者一品參酌削降公私文移但有王爵字者皆立限毀抹

元宗室駙馬通稱諸王初制簡樸位號無稱惟視印章以為輕重後雖有國邑之名而印章之等如舊封一字王者金印獸鈕兩字王者金印螭鈕次有金印駝鈕金鍍銀印駝鈕龜鈕有止用銀印龜鈕等級不同如此又同姓有無國邑而稱

王者但稱宗王　明太祖既正大位封王子十人為王置相傅設官屬定禮儀列爵而不臨民分土而不任事凡親王嫡長子為王世子次長子及庶子年十歲封郡王郡王子授鎮國將軍孫授輔國將軍曽孫授奉國將軍玄孫授鎮國中尉五世孫授輔國中尉六世孫以下授奉國中尉著為令續文獻通考　原漢書表曰諸侯王高帝初置金璽組綬　蔡邕獨斷曰漢制皇子封為王其實古諸侯也周末諸侯或稱王而漢天子自以皇帝為

稱故以王號加之總名諸侯王法律家皆曰列侯天子太社以五色土為壇皇子封為王者受天子太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東方受青南方受赤他如其方色藉以白茅歸國以立社故謂之茅土孔安國注曰王者分五色土為社則各割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被四方 賈誼書曰高帝瓜分天下以王有功之臣反者如蝟毛而起高皇帝以為不可制故削去不義諸侯空其國擇良日立諸子洛陽上東門外諸子畢王而天下乃安 漢書曰楚元王交

高帝弟自帝即位交與盧綰常侍上出入卧内傳語言諸内事隱謀文帝尊寵元王子爵比皇子　又曰初楚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嘗為穆生設醴　又曰齊悼惠王肥高帝子食七十餘城諸民能齊言者皆與齊　又曰梁孝王文帝竇皇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里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蹕擬於天子招延四方豪傑自山東遊士莫不踵至師古曰警者戒肅也蹕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文耳　又

曰河間獻王德字文載景帝子脩學好古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本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逺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與漢朝等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之宫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

應劭注曰三雍辟雍明堂靈臺也

又曰魯恭王餘景帝子好治宫室苑囿狗馬王初壊孔子舊宅以廣其居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壊於其壁中得古

文經傳　又曰淮南王安為人好書善鼓瑟一作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陰行德拊循百姓招致賔客方術之士數千人為作内書三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術　又曰淮陽憲王欽宣帝子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才帝甚愛之數嗟嘆憲王曰真我子也

後漢書曰清河王慶多被病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

東觀漢記曰齊武王縯字伯升有二子建武二年立長子章為太原王興為魯王十一年徙章為齊王

十五年追謚伯升為齊武王章少孤光武感伯升功業不就撫育恩養甚篤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故試守平陰令　又曰東平王蒼少有孝友之質寛仁宏雅帝即位詔以為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四年蒼上疏願朝上以王觸寒涉道使中謁者賜乘輿貂裘蒼到洛陽使鴻臚持節郊迎引入不在讃拜之位升殿乃拜上親答拜諸王歸國上特留蒼八月飲酎畢大鴻臚奏遣蒼發上親臨送流涕賞賜以億萬數　又明帝詔書示諸國曰

詔問東平王蒼處家何等最樂王對曰為善最樂帝曰其言甚大副其腰腹蒼體長美鬚眉腰帶八尺二寸

又曰北海靖王興每朝廷有異政京師雨澤秋稼好醜輒驛馬下問興其見親重如此　又曰廣平鉅鹿樂成王在邸入問起居車馬鞍勒皆純黑無金銀彩飾馬不踰六尺於是以白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　魏志曰鄧哀王冲字蒼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

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所至稱物斤以載之則斤可知矣太祖大悦即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而為鼠所齧庫吏懼必死冲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冲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為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冲對曰世俗以為鼠齧衣者其主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大笑曰兒衣在側尚齧況鞍懸柱乎一無所問　又曰中山王衮少好

學生十餘歲能屬文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為患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公舉錯有過當奏及善亦宜以聞遂共表稱陳衮美衮聞之大驚責讓文學曰脩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　又曰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常折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馬擊劒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彰謂左右曰

大丈夫一為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爾奈何作博士邪　又任城王傳曰太祖嘗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曰好為將披堅執銳臨難不顧為士卒先　魏志曰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餘歲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能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就可觀太祖甚異之　王隱晉書曰齊王攸好學不倦

就人借書皆為治護然後還之太康三年詔攸當出統方岳撫其國家加都督青州增封濟南郡備物典策軒懸之樂六佾之舞賜金鉞朝車乘輿之副　又曰安平獻王孚世祖受禪為太宰四年正會上見太宰身執子孫之禮輿車上殿上於阼階下迎拜王既坐上又親奉上壽孚雖見尊寵不以為榮常有戚容獻王一門三世同時十人封王二人世子父位極人臣子孫咸居大官出則旌旗節鉞入則貂蟬袞冕自公族之寵未始有也

又云長沙厲王乂字士度封長沙王性果厲有成斷

晉書云西陽王羕字延年文成王亮子也輔成帝時帝幼沖詔羕依安平獻王孚故事設牀帳於殿上帝親迎拜　晉百官表曰王古號也夏殷周稱王金璽龜鈕細纁朱綬五時朝服遠遊冠佩山玄玉　又注曰令制王國戸二萬為大國不滿萬户為小國也　沈約宋書曰衡陽王義季為荆州刺史先是臨川王義慶在任巴屬亂擾師旅應接府庫空虚義季躬行節儉畜財省用

數年間還復充實隊主續豐母老家貧無以充養遂斷不食肉義季哀其志給豐每月白米二斛錢一千并制豐噉肉義季素拙書上聽使餘人書啓事唯自署名而已素嗜酒自彭城王義康廢遂為長夜之飲略無少醒日太祖累加詰責義季引愆陳謝上詔報誡語終不改以至於終 又曰始平孝敬王子鸞字季羽孝武帝第八子也母殷淑儀寵傾後宫子鸞愛冠諸子凡為上所聘遇者莫不入子鸞府國及為南徐州又割吳郡以屬

之　又曰建平宣簡王宏字休度文帝第七子也少而閑素篤好文籍太祖寵愛殊常為立第於雞籠山盡山水之美建平國高他國一階　齊書曰竟陵王子良開西第延才俊以為士林自永明末京邑人士盛為文章談議皆奏於西邸　梁書曰梁南平元襄王偉好學重士四方遊士當世知名者莫不畢至齊世有青谿宮改為華林苑賜偉為宅穿渠種植與賔客遊其中梁世藩邸之盛無過也　語林曰譙王承作相州遇大將軍曰

卿才堪廊廟自無間外　世說曰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如朝霞舉（藝文類聚）增太平御覽曰後魏任城王澄字道鏡少好學文明太后引見誡勵之顧謂中書令李冲曰此兒風神秀發德音閒婉當為宗室領袖後為中書令蕭頤使庾蓽來朝見澄音韻遒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張彝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稱今魏任城乃以文見美也　又曰臨淮王彧字文若少有才學時譽甚美侍中崔光見彧退而謂人曰黒頭三

公當是此人琅邪王誦有名人也見之未嘗不心醉忘疲　事詞類竒曰臨淮王彧博通典籍辨慧清恬性愛林泉又重賔客至於春風扇揚花樹如錦晨食南館夜遊後園儁民滿席羽觴流行詩賦並陳清言乍起莫不欽其玄奥忘其褊恡是以入彧室者謂為登仙　唐書曰馬周言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在諸王皆由樹置失宜不預為節制以至滅亡人主豈不知其然溺於私愛爾令天下百姓尚少而諸王已多其寵遇從厚者

臣愚慮之且帝子身食大國何患不富而歲别優賜曾無限極令大聖創業豈唯處置見子弟而已當制長久之法使萬代奉行　又曰河間元王孝恭少沉敏有識量高祖已定京師詔拜山南招慰大使徇巴蜀下三十餘州遂圍江陵降蕭銑遷荆州大總管詔圖破銑狀以進時嶺表未平乃分遣使者綏輯安慰其款附者四十有九州朝廷威令暢南海矣太宗身自討亂謀臣騎帥並隷麾下無特將專勲者惟孝恭獨有方面功以自見

云史贊曰河間之功江夏之畧可謂宗室標的者也　又曰太宗時高馮上言容王元曉等皆陛下懿親當正其禮比見帝子拜諸叔諸叔答拜爵封既同當明昭穆願垂訓正以為彞法太宗稱善　又曰貞觀時諸王奉給薄於帝子道孝王元慶數窘之大臣莫敢言後褚遂良為太宗從容言之不能行　又曰武后時諸王能者皆誅死幼皆沒為官奴或匿民間傭保至神龍中諸王子孫自嶺外還入見中宗皆號慟帝為泣下隨屬遠近封拜云　又曰嗣王守

禮太子賢子也武后革命守禮與睿宗諸子閉處宮中十餘年睿宗封相下許出外邸於是守禮等始居外開元初累為州刺史時寧申岐薛王同為刺史守禮惟弋獵酣樂不領事後還諸王京師守禮以外支為王不甚才而多寵嬖子六十餘人常負息錢數百萬或勸少治居產守禮曰豈天子兄無葬者邪諸王每白上以為歡

又曰岐王嘗奏守禮知雨暘帝問故答曰臣無他當天后時太子被罪臣幽宮中歲被勅杖凡三四累創痕

膚前雨則沉滯霽則佳以此知之帝為惻然　又曰初隋亡禁內圖書湮放唐興募訪稍稍復出藏秘府長安初張易之奏天下善工潢治乃密使摹肖殆不可辨竊其真藏於家既誅悉為薛稷取去稷敗岐王範得之後卒為火所焚　又曰中宗失道身為母所廢妻所弒而四子皆不得其死嗣亦不傳殆天穢其德而絕之邪睿宗有聖子一受命一追帝三贈太子天與之報福流無窮　又曰開元初潘好禮為邠王府長史王為滑州刺

史好禮兼府司馬知州事王每遊觀好禮必諫諭禁切農月王出獵家奴羅列好禮遮道諫王初不許乃卧馬下譸曰今農在田王何得非時暴禾稼以損下人要先踐殺司馬然後聽所為王慚為還　又曰賀蘭進明有憾於房琯因進言於肅宗曰琯為聖皇建諸王為都統節度乃謂陛下為元子而付以朔方河東河北空虛之地永王豐王乃統四節度此於聖皇似忠於陛下非忠也帝由是惡琯　又曰劉晏避地襄陽永王璘署以右

職固辭移書房琯論封建與古異今諸王出深宮一旦望桓文功不可致　又曰舒王誼初名謨昭靖太子邈之子也德宗愛之取為子於諸王最長帝欲試以事故拜涇原節度使時尚父郭子儀病篤帝臨軒遣謨持節往視謨冠遠遊冠御絳袍乘象輅四馬飛龍士三百國府官皆袴褶以從謨宣詔已乃易服勞問還　又曰宣宗十一子帝初詔鄆王居十六宅餘五王處大明宮内院以諫議大夫鄭漳兵部郎中李鄴為侍讀五日一謁

乾符門為王授經鄆王立是為懿宗乃罷昭宗乾寧三年通王滋等領侍衛諸軍是時誅王行瑜而李茂貞怨以兵入覲詔滋與諸王分統安聖捧宸保寧安化軍衛京師天子將狩太原韓建道迎之留次華州建畏王等有兵遣人上急變告諸王欲殺建脅帝幸河中帝驚名建諭之稱疾不肯入勅滋與諸王詣建自解建奏言中外畀體臣不可以私見又言晉八王擅權卒敗天下請歸十六宅悉罷所領兵帝不許建以兵環行在請誅大

將李筠盡逐衛兵自是天子孤弱矣後建與劉季述矯詔以兵攻十六宅諸王披髮乘垣走或升屋極號曰帝救我建乃將十一王并其屬至石堤谷殺之徐以謀反聞天下寃之　又曰昭宗十七子始帝幸華州韓建奪諸王兵不自安乃請王皇子之末王者旣又殺諸王因請立皇子裕爲皇太子朱全忠自鳳翔還見王春秋盛標宇軒秀忌之密語崔頴白帝以罪殺之帝不許帝遷洛他日謂蔣玄暉曰德王朕愛子全忠奈何欲殺之言

已泣下全忠恚帝被弑玄暉置酒邀諸王九曲池飲酣皆殺之投尸水中　宋史曰魏悼王廷美太宗弟也或謂昭憲太后本意命太祖傳位太宗太宗傳之廷美而廷美復傳之德昭故太宗既立即令廷美尹開封德昭實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絶廷美始不自安而柴禹錫等告廷美陰謀上召問趙普普對曰臣願備樞軸以察姦變退復密奏金匱誓書他日太宗訪以傳國之意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邪於是廷

美遂得罪　又曰武功郡王德昭以太尉從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上所在有謀立德昭者上聞不悅及歸以北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為言上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上聞驚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癡兒何至是邪追封魏王又改越王　又曰淳化中皇子益王元傑改封吳王行揚州潤州大都督府長史領淮南鎮江兩軍節度張洎當草制因上疏議曰謹按前史皇子封王以郡為國置傅相及內史中

尉等佐王為治自漢魏以降所封之王始不之國朝廷命卿大夫行郡即稱内史行郡事東晉永和太元之際有琅邪王會稽王臨川王故謝靈運王羲之等為會稽臨川内史即其事也唐有天下以揚益潞幽荆五郡為大都督置長史司馬為上佐即前代内史之類也其大都督之號非親王不授者揚益等郡或有親王遥領朝廷命大臣臨郡者即皆長史副大使知節度事也如段文昌出鎮揚州云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揚州

大都督府長史李載盧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即其例也今益王以揚潤二郡建社為吳國王居大都督之任又已正領節度事豈宜加長史之號乃是國王自為上佐矣儻他日別命守將俾臨本郡不知以何名目而授除也上命異日除授并改正之　又曰楚王似神宗第十三子掐宗母弟也掐宗崩皇太后議所立宰相章惇以似對太后曰均是神宗子何必然乃立端王徽宗定位改司徒徙王蔡以王府史

語言指斥送大理寺驗治似上表待罪左司諫江公望上疏以為親隙不可開開則言可離貳疑迹不可顯顯則事難磨滅若以曖昧無根之語加諸至親骨肉之間則有魏文相煎太急之譏而忘大舜親愛之道願陛下容詔有司凡無根之言勿形案牘倘有瑕可指一有浸淫旁及蔡王之語陛下將何以處之陛下何顔見神考於太廟乎疏入公望罷知淮揚軍然徽宗頗思其言止治王左右而已　又曰鎮王竑希瞿之子也初沂靖惠

王莞無嗣以竑為之後尋立為皇子竑好鼓琴丞相史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之而厚廩其家使美人瞷竑動息必以告宮壁有輿地圖竑指崖州曰他日置史彌遠於此又甞呼彌遠為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甞因七月七日進乞巧奇玩以覘之竑乘酒碎於地彌遠大懼日夕思以處竑而竑不知也及寧宗崩竑跂足以需宣召久而不至屬目墻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已暝不知其為

誰甚惑眗既至彌遠引入柩前舉哀畢然後召竑竑聞
命亟赴至則每過宮門禁衛拒其從者彌遠亦引入柩
前舉哀畢引出帷既而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仍
就舊班竑愕然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未幾遥
見燭影中一人已在御座宣制畢閤門贊呼百官拜舞
賀新皇帝竑不肯拜殿帥夏震捽其首下拜帝加竑少
保進封濟王令就賜第　又曰寶慶元年湖州人潘壬
與弟丙謀立竑竑聞變匿水竇中壬等得之擁至州治

加以黃袍竑號泣不從不獲已與之約曰汝能勿傷太
后官家乎衆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子犒軍比明視
之皆太湖漁人及廵尉兵卒不滿百人耳竑知其謀不
成率州兵討之遣王元慎告於朝彌遠命殿司將彭任
討之至則事平彌遠令客余天錫托召醫治竑疾因逼
縊於州治帝輟朝賻贈右正言李知孝累奏追奪王爵
降封巴陵郡公於是廷臣真德秀魏了翁洪咨䕫胡夢
昱等每以竑為言彌遠輒惡而斥遠之　金史曰宗弼

本名鄂爾多又作烏珠太祖第四子也宗望伐宋宗弼從軍後伐宋康王自江寧取廣德至湖州遂攻杭州取之宋主奔明州宗弼留杭州使阿里哈富埒琿攻明州克之宋主走入於海又自温州趨福寧州追三百餘里不及乃還宗弼軍自杭州取秀州平江宋韓世忠以舟師扼江口轉戰乃北還天眷元年置行臺於燕京詔宗弼為太子領行臺尚書省都元帥如故天眷三年又伐江南宋人請和 又曰宗弼蹙宋主於海島卒定畫疆之約

世宗嘗曰宗翰之後唯宗雄一人而已　又曰鎬王永中世宗子也世宗幸上京顯宗居守并留永中顯宗先遣章宗宣宗奉表起居於上京既而遣永中子光祿大夫石古乃奉表世宗喜謂豫國公主曰皇太子孝德天成先遣二子繼遣此子兄弟之際相友愛如此也　通紀曰太祖洪武三年封諸王詔曰朕聞古昔帝王之子居嫡長者必正儲位其衆子當封以王爵分茅胙土以名其國朕今有子十人即位之初已立長子標為皇太

子諸子之封本待報賞功臣之後然尊卑之分所宜早定乃封諸子為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傅官屬　明紀事本末曰明太祖崩遺詔諸王臨國中無得至京王國所在文武吏士聽朝廷節制惟護衛官軍聽王及葬孝陵援遺詔止諸王會葬詔下諸王不悅謂此齊尚書疎間也　又曰戶部侍郎卓敬密奏裁抑宗藩於是燕周齊湘代岷諸王頗相煽動有流言聞於朝上患之謀諸齊泰泰與黄子澄首建削奪議泰曰燕握重兵且素有

大志當先削之子澄曰燕預備久卒難圖宜先取周翦燕手足乃命曹國公李景隆調兵猝至河南圍之執周王及其世子妃嬡送京師削爵廢為庶人遷之雲南又曰代王居藩有貪虐狀方孝孺請以德化導之帝遣之入蜀使與蜀王居時蜀王素以賢聞故也　又曰都督府斷事高巍上書曰高皇帝上法三代之公下洗嬴秦之陋封建諸王為計至遠也無何地大兵强易以生亂今諸藩驕逸違制不削則廢法削之則傷恩賈誼曰

欲天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臣愚謂今宜師其意勿施鼂錯削奪之策效主父偃推恩之令西北諸王子弟分封於東南東南諸王子弟分封於西北小其地大其城以分其力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自弱矣上嘉之然不能用　又曰人告岷王楩不法事削其護衛廢為庶人又以湘王柏偽造鈔及擅殺人降勅切責仍遣人以兵迫執之湘王曰吾聞前代大臣下吏多自引決身高皇帝子南面為王豈能辱僕手求生活乎遂闔

宮自焚死又以人告齊王榑陰事詔至京廢為庶人拘
縶之幽代王桂於大同廢為庶人未幾靖難兵起　弁
山堂别集曰仁宗謂户部尚書夏原吉曰朕諸叔在者
無幾諸兄弟惟趙王居京師餘皆守藩於外朕旦夕在
念蓋帝王之治莫先親親况朕親嗣大位於此尤當加
意其增諸王歲禄及漢庶人以宣德元年反國除而趙
王亦辭所加之禄矣　又曰仁宗朝韓王冲𤏲襄王冲
秋樂平王冲烑各獻詩頌上歎而嘉之賜勅奬諭比之

東平河間仍賜金幣有差　明紀事本末曰天順復辟
襄王瞻墡來朝先是土木之變王兩上疏慰安皇太后
乞命皇太子攝位急發府庫募勇敢之士務圖迎復仍
乞訓諭郕王盡心輔政疏上景帝已立八日矣至是得
疏宮中上覽之感歎手勑取王入朝禮待甚隆王辭歸
上送至午門王伏地不起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
萬方望治如飢渴願皇上省刑薄斂上拱手謝曰敬受
教　通紀曰寧王宸濠天順間以事革去南昌護衛及

屯田陸完先爲江西按察使與宸濠交厚至武宗時完爲兵部尚書宸濠遂遺完書欲乞復護衛完答書須以祖訓爲言時伶人臧賢有寵於上宸濠通於賢輦載金寶藏賢家分饋諸權要大學士費宏知之大言於内閣曰今寧王以金寶鉅萬謀復護衛茍聽其所爲吾江西無噍類矣陸完知宏必爲梗乃密謀於朱寧楊廷和時三月既望廷試進士内閣官與部院大臣皆在東閣讀卷完於十四日投覆寧王乞復護衛疏次日中官盧明

過東閣只請廷和趨出擬旨復給寧王既復護衛益驕横矣　又曰正德十二年秦王三疏請陜之邊境益其封壤朱寧江彬輩皆受其賂助之請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謂太祖高皇帝有令兹土不得畀藩封不可聽許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勿拒大學士楊廷和當草制遂引疾不視事蔣冕亦繼引疾梁儲曰皆引疾孰與事君於是上震怒内臣督促草制儲承命草上制曰昔太祖高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

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姦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畀地於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姦人毋多養士馬毋聽狂人勸為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毋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事遂寢梁儲從容回天時咸復其善諫

諸王二

原麟趾　犬牙

毛詩曰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注云趾足也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振振

信厚也于嗟歎辭也　漢書曰高帝王子弟犬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固犬牙注　毛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

磐石　**維城**　上詳

藩屏皇家　**維翰帝室**　魏志曹植傳植初封冊書曰爰茲青社封于東土以藩屏皇家為魏藩輔　晉百官表注云封皇子及公族親屬為王所以維翰帝室詩云大邦維翰

燾土苴茅　上詳類聚

金璽駝鈕　初學記漢書儀曰諸侯王黃金璽橐駝鈕

增歷數　**建國**　唐書曰李百藥稱歷數之長短不在封建社佑言天為人置君欲其蕃息則在郡縣然而主祚常促為君置人不病其寡則在建國然而主祚常永故曰建國利一宗　建郡利百姓

青社　**赤社**　翰苑新書受封策曰受茲青社蓋東曰青南曰赤　廣陵厲王策曰受茲赤社

主陝　**從封**　唐書曰高祖初命秦王還洛陽行臺自陝以東悉主

之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王將行建成等使人盗說高祖沮之事遂寢　鬱林王恪貞觀十年改王吳與𧄼齊蜀蔣越紀六王同從封授安州都督帝賜書曰汝惟茂親勉思所以藩王室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外為君臣内為父子今當去膝下不遺汝以珍而遺汝以言其念之哉

勝衣　賜紫

翰苑新書曰史三王世家云能勝衣趨拜宜因盛夏吉時定位號以廣藩輔　唐書曰唐制嗣郡王加四品階親王子服緋開元中張九齡奏寧薛及邠王三子為王者賜紫餘皆服緋從帝至蜀者皆服紫

出閤　朝廟

宋史曰宋故事皇子出閤即封王太祖以德昭沖年欲其由漸而進授貴州防禦使至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終太祖世不封王爵太平興國間始封武功郡王　五代史曰後唐明宗長興元年封長子從榮為秦王故事諸王受封不朝廟而有司布旨欲重其禮乃建議告廟於是從榮朝服乘輅車具鹵簿至朝堂受

冊出載冊以車朝於太廟京師之人皆以為榮

不出閤　領鎮軍

唐書曰明皇三十子長琮十三年十一王同封十五年與十王並領節度不出閤　代宗大歷間田承嗣不臣而昭靖太子甍無疆土帝乃悉王諸子領諸鎮軍威天下然皆不出閤

歸南班　減歲錄

宋史曰光宗時臣僚上言治平中追崇濮邸王子孫幾二十人皆自環衛序遷其官今居南班者止師夔一人前未建秀邸時欲賦以祿則不免責以吏事今已建邸而猶責吏事他日或不免於議治則傷恩不則廢法盍歸之南班俾無吏事而享富貴遂詔伯圭諸子得換班　弇山堂別集曰明世宗時禮部覆豐林王疏議處宗室事上自為書欲將朝廷皇子皆封郡王親王次子皆封鎮國將軍書成未發以示張孚敬孚敬言諸王封爵原有定制恐一旦減降有失親睦之道莫若量減祿而不降封郡王以下凡全支俸者量為遞減以示撙節上不果行嘉靖末

禮部議上宗藩條例於是郡王以下各辭減歲祿矣

屛京維服 分封太侈 翰苑

新書顏延年應詔曲水曰昔在文昭今維武穆於赫王宰屛京維服注王宰謂宋彭城王也為京室之藩屛維持五服之諸侯也 明紀事本末曰太祖九年訓導葉居升應詔陳言極論分封太侈畧曰國家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秦晉燕齊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亞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防之無及也願及今諸王未之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里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可以世為藩輔太祖怒以為離間骨肉繫死獄中後無敢言者

諸王為將 百子並封

弇山堂別集曰諸王將兵者明初皇姪文正以總兵鎮洪都諸將悉聽節制後秦王征西晉王燕王

征北楚王湘王征五開洞蠻俱領勑爲大將軍統兵公侯皆節制永樂元年初下京師制高陽郡王高煦充副將軍北平開元諸衛及從征官軍悉聽節制　慶成王生一百子俱成長自封長子外餘九十九人並封鎮國將軍每會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識而人皆龍準極異事也　以上總載封建

原二南　兩東

毛詩叙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本潘岳西征賦曰我徂安陽言陟陜郛美哉邈乎茲土之舊也固乃周召之所分二南之所交麟趾信于關雎騶虞應乎鵲巢　東觀漢記曰東平憲王蒼寬仁宏雅光武崩明帝詔曰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可以托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其以蒼爲驃騎將軍魏志曰臨淄侯善屬文從封東阿王

魯衛　梁楚

左傳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豐郇文之昭也

漢書曰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割裂疆土立二等爵尊王子弟大啟九國奄

有龜蒙為梁楚也

晉桐葉 衛梓材 史記曰唐叔虞者武王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封叔虞史佚因言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後為晉故毛詩曰此晉也而謂之唐 又曰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弟也封為衛君居河淇間周公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作梓材篇言為政之道如梓人理材焉

增狹小 並邊 山堂肆考曰漢景帝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舞稱壽長沙定王但張袖小舉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益焉 明紀事本末曰初明太祖建都金陵去邊塞六七十里故命並邊諸王得專制國中擁三護衛重兵遣將徵諸路兵必關白親王乃發

據名藩 擇形勝 弇山堂別集曰明封泰晉諸王皆據名藩控要害以分制海內置相傅以下官屬與京師亞冕服則九旒九章車旂服飾

僅下天子一等天子之臣貴重至太師丞相公侯不得與講分禮伏而拜謁　續文獻通考曰高巍上言太祖既定中國體三代之良法擇形勝之重地建封諸子陝西百二山河其人鷙悍故以藩王之長秦府王之山西表裏山河地產良馬其人剛壯故以晉府王之燕國雖無名山大川之限隔其南冀州真保大名所謂桑土之野坦平肥沃供賦饒衍其北雖沙漠不毛然廣畜馬羊其人不耕不蠶弓馬是務遼金元藉之以興故以燕府王之四川雖西南一隅山川阻深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兗寧遼代谷慶肅星羅棋布比之古制分封過當

優以大封　止食數縣

山堂肆考曰漢光武建武二十八年徙魯王興為北海王以魯益東海帝以東海王彊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食二十九縣　明帝永平中封王子恭等六人為王帝親定其封域裁令半楚淮陽馬后曰諸子止食數縣于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

清

漳名不稱　財賦地不封

太平御覽曰楊雄隋文帝族子也初封清漳王仁壽初文帝曰清漳之名未允聲望命職方進地圖上指安德郡謂羣臣曰此號足為名德相稱於是改封安德王　續文獻通考曰明周王橚太宗第五子初封吳國錢塘已而上謂浙江財賦地不以封改開封國號周　弇山堂別集曰明諸王所封之國獨河南山東山西湖廣陝西江西而已蜀僅有一王而他省不與焉　續文獻通考曰寧王權太祖第十七子十四年封國大寧從成祖起兵靖難及成祖正大位因乞改南王初欲得蘇州帝曰蘇州圻內不許又欲得杭州帝曰五弟初封錢塘為吳王皇考以為不可改開封建文封其弟允熥為吳王竟不克享寧王後乞封南昌從之　以上載所封國

原共室　同輦

後漢書清河王慶傳云帝初勅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特親愛入則共室出則同輿　漢書曰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孝文

帝初即位自以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寛赦之　入宿三年入朝甚縱橫嘗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

北宫　因留國邸　東觀漢記曰清河王慶永元四年移幸北宫章德殿講白虎觀慶得入省宿止　漢書宣元六王傳曰成帝無嗣體常不平定陶共王來朝上謂共王曰我未有子人命不諱一旦有他且不復相見爾長留侍我矣因留國邸朝夕侍上甚見親重

禮如家人　爵比皇子　漢書曰齊悼惠王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宴飲太后前孝惠以齊王為兄置上坐如家人禮　下詳類聚

御雲母輦　設鐘簴懸　傅暢晉公卿禮秩曰安平王孚假黄鉞前後羽葆建九旒駕駟馬御雲母車　東觀漢記曰東海恭王彊兼食二郡二十九縣租十倍諸王賞賜恩寵絶於倫比置虎賁旄頭宫殿設鐘簴之懸

增五王供帳　千鵠集庭　山堂肆考曰明皇置

五王帳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朝罷多從諸王遊禁中拜跪如家人禮按諸王宋王成器申王成義岐王範薛王業豳王守禮後成器改名憲宋王改寧王　唐書曰帝於敦睦蓋天性然雖讒邪亂其間而卒無以搖時有鶺鴒千數集麟德殿廷樹翔棲浹日翹光乘作頌以為天子友悌之祥帝喜亦為作頌

臨觀

行幸　宋史曰真宗時寧王元偓首冠藩戚益自脩勵上每製篇什必令屬和一日謂宰臣曰朕每令宗子作詩習射聞頗精習將臨觀焉因幸元偓邸第宴從官宮僚畢會試七言詩元偓奉觴上壽賜襲衣金帶器幣緡錢又與宗室射於西南亭日晡從官退上獨以小中官從幸元偁元儼宮如家人禮夜二鼓而罷

輿入朝

劒履上殿　唐書曰唐襄邑恭王神符擢宗正卿以足不良歸第太宗就第慰問又令乘小輿入紫微殿三衛士挾輿以升　宋史曰楚王元佐真宗兄也加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遂拜天策

上將軍興元牧賜劒
履上殿詔書不名
偕長齡　陪幼學唐書白明皇
王憲等曰魏文帝詩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
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之四五
日身體生毛翼朕每言服藥而求羽翼寧如兄弟天生
之羽翼乎陳思王才足以經國絶其朝謁卒使憂死魏
祚未終司馬氏奪之豈神丸效耶頃因餘暇選仙錄得
神方云餌之必壽今賜此藥願與兄弟共之偕至長齡
永永無極也　宋史曰華陰郡王宗旦楚王元佐孫也
年七歲如成人選為仁宗伴讀帝即位超遷為羣從所
詠上書言狀帝曰宗旦陪朕幼學勤
勞居多此出朕意豈宜訴以常格
來朝侍宴　寵
行製詩通紀曰明文皇帝友愛諸弟每來朝侍宴於華
蓋殿辭亦如之世子郡王則皇太子宴於文華
殿　續文獻通考曰天順尊禮襄王瞻墡來朝上為
峴山漢水賦襄陽四景歌以賜之　以上並王親寵

原好書 **樂善** 並詳類聚

楚詩 **沛易** 漢書曰楚元王交字孝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書多材藝元王好讀詩諸子皆讀詩號曰元王詩 續漢書曰沛獻王輔性務嚴矜有威好經書善說京氏易

蟻封 **象船** 東觀漢記曰沛獻王輔善京氏易永平五年少雨上御靈臺自卦以周易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至上問輔輔曰蹇艮下坎上為水山出雲雨蟻穴居其知雨將至 下詳類聚

食時 **七步** 漢書曰淮南王安始入朝為離騷傳朝受詔食時上 劉義慶世說曰魏文帝令東阿王七步成詩不成將行大法遂作詩曰煑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文帝大有慚色

對三雍 **論五經** 上詳類聚 東觀漢記曰沛獻王輔性好經書論集經傳圖讖作五經通論奉蕃以至沒遵履法度未甞犯禁稱為賢王

北海善書 **東平**

工頌 後漢書曰北海敬王睦善大書當時以為楷則寢疾帝於馬上令作草書尺牘十首　又曰東平王蒼嘗上光武中興頌帝甚美之

錢縑助國 東觀漢記曰東海恭王彊孫頃王肅性謙儉永初中以西羌未平上錢二千萬元初中上縑萬匹以助國費

租秩賑人 王隱晉書曰齊王攸國中文武下至士卒法令不食廩賜者皆以秩賦與疾病死亡者時有水旱出租稅加十二賦以賑國人須豐年乃收入本直

增懿矩

材略 初明皇以永王等尚幼詔不入謁壽王瑁七歲請與諸兄衆謝拜舞有懿矩帝異之　建寧王倓英毅有材畧善騎射祿山亂典親兵扈車駕度渭百姓遮留太子倓力贊之於是議定

才士

凌雲 唐書曰太宗嘗持魏王泰表語左右曰泰文辭可喜豈非才士我心念泰無已時但為社稷計遣居外使兩相完也　翰苑新書吳郡張融曰衡陽王飄飄有凌雲氣

無長

却譽 天中記曰霍王元軌唐高祖子也太宗嘗問羣臣曰朕子弟孰賢魏徵對曰臣愚闇不能盡知其能惟霍王數與臣言未嘗不自失上曰卿以為前代誰比徵曰經學文雅亦漢之間平也後在徐州惟與處士劉元平為布衣之交人或問元平王之長答曰無長問者怪之元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其長至於霍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哉 翰苑新書後魏高陽王雍曰吾為諸王用聲譽何為

辭蟬冕 **償鳳尾** 山堂肆考曰後魏主容詔太子曰汝叔父勰清規懋德松竹為心吾百年後其聽勰辭蟬冕以遂其冲挹之性 翰苑新書曰南齊江夏王鋒字宣穎高帝子年四歲好學書倚欄為書書滿則洗之晨興不肯拂窗塵而先畫塵上學為書五歲高帝使學鳳尾書一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償鳳尾矣

草露布 **議卜郊** 太平御覽曰後魏彭城王勰字彥和生而岐嶷姿性不羣博綜經史雅好

屬文從征河北大破新野南陽高祖令勰為露布勰辭曰臣聞露布者布於四海露之耳目以臣小才豈足大用高祖曰但為之及就尤類帝文有不知者咸謂御筆高祖曰汝所為者人謂吾製非兄則弟誰能辨之　宋史曰宗晟濮王允讓子也好古學藏書數萬卷仁宗嘉之益以國子監書治平中將郊而雨或議改祫享英宗訪諸宗晟對曰陛下初郊見上帝盛禮也豈宜改卜至誠感神在陛下精意而已帝嘉納及郊雨霽

好吏職著政績

太平御覽曰宋彭城王義康性好吏職銳意文案糾剔是非凡所陳奏入無不可由是朝野輻輳勢傾天下義康亦自強不息無有懈怠　宋史曰嗣秀王伯圭字禹錫孝宗同母兄也孝宗受禪上皇詔除集英殿脩撰知台州伯圭在郡頗著政績改知明州海寇猖獗伯圭諭降其豪又擒其黨二人素號桀黠伯圭悉撫而用之賊黨遂散進一官在郡十年政寬和浚湖陂均水利辨寃獄嘗獲鑄錢者不忍置

諸法諭令易業民由是無再犯

輕騎度遼 單騎受降

唐書曰江夏王道宗年十七從泰王討賊屢立大功太宗伐高麗先遣都督張儉輕騎度遼窺形勢儉畏不敢深入道宗請以百騎往帝許之約其還日臣請二十日行留十日觀覽山川因旁南山入賊地相易險度營陣便處將還會高麗兵斷其路更走間道如期謁帝帝曰賁育之勇何以過　建中初嗣曹王皋拜湖南觀察使前帥辛京杲貪虐部將王國良戍武岡據縣反歛荊黔洪桂兵討之再歲不能下皋至遺書勸之降國良得書且喜且畏因請降然尚首鼠皋即日單騎稱使者造國良壘賊延使者入皋大呼其軍曰有識曹王者乎乃我也來受良降今安在一軍愕眙不敢動國良迎拜叩頭請罪皋執手約為昆弟則盡焚攻守具散其兵有詔赦之　以上王之才能

原曲觀 平臺

曹植娛賓賦曰感夏日之炎景兮遊曲觀之清涼　漢書曰梁孝王廣睢陽城

七十里大脩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四十餘里

蘭坂　桂山　曹植詩曰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　王逸劉安招隱士詩序曰招隱士者淮南王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八公之徒感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才智著為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小雅大雅詞曰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拳兮枝相樛

猨巖　鴈沼　西京雜記曰梁孝王好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之宮營兔園園中有百室山山上有落猨巖鴈池池間有鶴洲鳬渚　廣雅云沼池也　囿梁孝王園也　下詳桂山注

檀欒竹　連拳桂　枚乘兔園賦曰脩竹檀欒而夾池兔

玳瑁筵　琉璃盌　劉楨瓜賦序曰在曹植坐廚人進瓜植命為賦促立成辭曰布象牙之席薰玳瑁之筵憑彤玉之几酌縹碧之樽　鮑昭淮南王宮使曲曰淮南王

好長生服食鍊氣讀仙經琉璃玉盌牙作盤金鼎玉匕合神丹

宴平樂 望高唐 初學記曹植詩曰鬬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觀者咸稱善衆工歸我妍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 宋玉高唐賦曰昔者楚襄王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

增居宮殿 處嫌疑 唐高祖令秦王居西宮承乾殿齊王居武德殿與上臺東宮晝夜往來 太宗勅魏王泰入居武德殿魏徵言王為陛下愛子欲安全之不當使處嫌疑之地今武德殿在東宮之西願罷之成王以寵為懼之美帝悟乃止

五王宅 十王宅 初睿宗五子列第東都積善坊號五王子宅及賜第上都隆慶坊亦號五王宅明皇立盡以隆慶舊邸為興慶宮而賜憲及薛王第於勝業坊申岐二王居安興坊環列宮側天子於宮西南置樓其西署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 開元後皇子幼多居禁內既長詔附苑城為大宮分院而居號十

王宅以十舉全數也中人押之就夾城參天子起居家令每進膳引詞學士入授經書謂之侍讀

孫院　維城庫

唐書曰又諸孫多則於宅外更置百孫院天子歲幸華清宮又置十王百孫院於宮側　禁中置維城庫以給諸王月俸諸孫納妃嫁女就十王宅太子不居東宮處乘輿所幸別院此承平制云

睦親宅　親賢第

翰苑新書宋仁宗謂輔臣曰宗室邸第散居京師燕集非便當建大第以處之詔以玉清宮地為潞王等宅錫名睦親又泰悼惠王之第賜名廣親　宋史曰吳王顥英宗次子也自熙寧以來顥屢請居外章上輒却至元祐初乃賜咸寧坊第一區榜曰親賢與弟頵對邸車駕偕三宮臨幸留宴終日拜太尉諸子皆命賜官制曰先皇帝篤兄弟之好以恩勝義不許二叔出居於外蓋武王待周公之意太皇太后嚴朝廷之禮以義制恩始從其請出就外宅得孔子遠其子之意二聖不同同歸於道皆可

以為萬世法朕奉侍兩宮按行新第顧瞻懷思潸然出涕王諸子性於忠孝漸於禮義自勝衣以上頎然皆有成人之風朕甚嘉之其各進一官

第宅豐大　服膳異等

事詞類奇曰後魏清河王懌親王中最有名行第宅豐大踰於高陽西北有樓出凌雲臺樓下有儒林館退賓堂土山釣臺冠於當世斜峯入牖曲沼環堂樹響飛嚶堦叢花藥　唐書曰高宗即位詔魏王泰開府置僚屬車服膳羞異等

作假山　請脩府

宋史曰兖王元傑好學善為詞工草隷飛白建樓貯書二萬卷及為高樹遊息之所甞作假山既成置酒召僚屬觀之翊善姚坦獨頫首不視元傑强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言州縣鞭撻微民以取租稅假山實租稅所為耳　續文獻通考曰崇王封汝寧嘉靖間乞脩府下巡撫議費銀八萬七千兩工部言親王脩府例役護衛儀仗人不得輒勞民上不允

並湖複閣　飛橋

複道 宋史曰孝宗嘗欲為嗣秀王廣其居並湖為複閣有司既度材矣伯圭固辭而止 鄆王楷徽宗第三子政和八年廷策進士唱名第一毋王妃方有寵遂超拜太傅仍提舉皇城司出入禁省不復限朝暮於外第作飛橋複道以通往來 以上王之居處

原忘憂觀 思仙臺 西京雜記曰梁孝王遊於忘憂觀集諸遊士各使為賦 葛洪神仙傳曰淮南王劉安好神仙黃白之事於是八公乃往迎之登思仙臺

置館 築宮 西京雜記曰河閒王德築日華宮置客館二十餘區以待學士 史記曰燕昭王即位卑身厚禮以招賢者謂郭隗曰誠得賢士與共報先王之恥孤之願也隗曰王必欲求士請以隗為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版築宮而師事之

康衢 碣石 史記曰鄒奭齊諸鄒亦頗採鄒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天

下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又曰郄衍如燕燕王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

賜田　置醴

宋玉小言賦曰楚襄王既登陽雲之臺命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並造大言賦卒而宋玉受賞又作小言賦王曰善賜雲夢田　上詳曲觀注　又曹植詩下詳類聚

娛賓　敬客

曰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

唐宋　應劉

宋玉大言賦曰楚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遊於陽雲之臺王曰能為大言者上坐　魏志曰應瑒劉楨等俱為五官中郎將文學咸善屬詩賦後瑒楨等卒文帝與吳質書曰昔年疾疫親故多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

遊梁　趨燕

漢書曰司馬相如會景帝不悅文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人嚴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悅之因病免客遊梁得與諸侯遊士居數歲乃著子虛賦　史記曰燕昭王師事郭隗於是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是以士爭趨燕

先擁篲　不及履

史記曰鄒衍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坐而受業碣石宮　葛洪神仙傳曰淮南王劉安好儒學兼該占候方術作內書言神仙黃白之事名鴻寶於是八公乃往八公初詣門鬚眉皓素門吏先密以聞安門吏自以意難問之言曰八公皆化成十五童子雲髻色如桃花於是門吏驚竦以白王王聞之不及履即出迎之以登思仙之臺

曳長裾　飛廣袖

初學記鄒陽上吳王書曰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人砥節脩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而不可干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　西京雜記曰梁孝王遊忘憂之觀集諸遊士各使為賦鄒陽為酒賦曰哲王臨國綽矣多暇召皤皤之臣聚肅肅之賓錦綺為席犀璩為鎮曳長裾飛廣袖奮長纓英偉之士莞爾而即之

增傾意賔客　賔接宮僚

太平

御覽曰齊竟陵王子良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遊集焉　宋史曰益王顗賓接官僚歲滿當去輙奏留久者至十餘年

文學著書　佳賓滿席

唐書曰蘇勗勸魏王泰延賓客著書於是引著作郎蕭德言祕書郎顧胤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參軍謝偃等撰括地志士有文學者多與焉　天中記曰北魏清河王懌愛賓客重文藻至於清晨明景騁望南臺芳醴盈罍佳賓滿席使梁王愧兔園之遊陳思慙雀臺之燕

講道論文　酌酒賦詩

續文獻通考曰明蜀獻王太祖第十一子最有賢德沉志學問受命閱武於中都比至首闢西堂以讀書自娱每暇即召儒士探討經史商榷異同沉潛殆忘寢食時翰林編脩李叔荆掌中都國子監事大被親寵每召蘇伯衡等與叔荆入西堂講道論文無虛日　唐書曰岐王範好學工書愛儒士無貴賤為盡禮與閻朝隱劉廷琦張諤鄭繇等善酌酒賦詩相

娛樂

與山人交

與布衣交

翰苑新書曰會稽孔珪家多搆山泉衡山王鈞往遊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而意在青雲　唐書曰鄧康王元裕好學善談名理與典籤盧照鄰為布衣交

以上王之好士

諸王三

原始封為王

史記云自漢帝子弟始封為王適子襲父位為王也

王子侯年表云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

推恩分邑

史記

漢書云荊王劉賈高祖從父兄也不知其初起時漢王使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綰擊臨江王共尉尉死以臨

鎮天下

江為南郡賈既有功而高祖子弱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鎮天下乃下詔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

以為王者羣臣皆曰立劉賈為荆王王淮東

設蕃屏晉百官表注曰王者親建設蕃屏故封皇子

擬於天子史記曰高祖時諸侯王皆自除吏漢獨為置丞相擬於天子也

位次三公漢官解詁云諸王在長安位次三公

金璽盭綬漢書百官公卿表云諸侯王高帝初置金璽盭綬掌治其國也

金璽朱綬詳類聚

御史授璽綬續漢書云拜諸侯王之儀百官會位定御史授璽綬

尚書名尺一摯虞决疑注云尚書名王公及位班王公者皆用尺一

賜策申戒漢書齊懷王傳云齊懷王閎與燕王旦廣陵王胥同日立皆賜策各以國土風俗申戒焉曰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張湯廟立子閎為齊王曰嗚呼小子閎受茲青社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於東土世為漢藩輔

保國乂民史記世家齊王策文云於

戲保國乂民可不慎與

齊拜三子史記三王世家云齊王閎燕王旦廣陵王胥為諸侯王孝武同日齊拜

連城數十袁子云漢監秦之孤立於上封子弟或連城數十

封各四縣漢官解詁云光武封諸子各四縣

戶皆五萬晉官品令云太康十年封皇子十人為郡王皆五萬戶

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漢書皇子侯表尊王子弟其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如礪

鎮衛九服置兵三千晉起居注武帝太始二年詔曰列土樹藩鎮衛九服下詳封爵總載

去丞相史記曰諸侯王自吳楚反後盡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

為置吏漢書百官公卿表景帝為諸侯王國置吏

皆以郡為國魏志云明帝太和六年改封諸侯王皆以郡為國

改守為內史王隱晉書云太始十年令

諸王國置相改太守為內史也

食租稅 諸侯王表云諸侯王自吳楚反後悉奪之權食租稅而已

不治民 諸侯王表云景帝時吳楚七國作亂景帝遂令諸侯王不復治民

仁惠謙約 王隱晉書曰齊王冏字景治少仁惠謙約好賑施

剛毅慷慨 後漢四王傳齊武王縯字伯升光武之長兄也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王莽篡漢帝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莽末盜賊羣起南方尤甚縯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篡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衆皆然之

雅有智慧 東觀漢記云東平王蒼少好經書雅有智慧

雅性嚴恭 王隱晉書曰齊獻王攸少以英奇見稱長好經書雅性嚴恭按攸特為文帝所寵愛每見攸輒撫牀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幾為太子者數矣

畏事慎法 後漢書云

清河王慶小心恭孝自以廢黜尤畏事慎法每朝謁陵廟嘗夜分嚴裝衣冠待明約勅不得與諸王車騎並驅

行德尚義 王隱晉書武帝紀云永康元年秋八月朔詔曰淮南王允克行德尚義貞心云云

夙夜滋恭 東觀漢記云北海敬王睦時法綱尚踈睦性好士夙夜滋恭通賓客以千里人民土地財賄結歡由是宿德名儒造門者陸沉

年少果銳 晉書曰楚隱王瑋字彦度武帝第五子也武帝崩入為衛將軍領北中軍侯加侍中行太子少傅揚駿之誅也瑋屯司馬門瑋年少果銳多立威刑朝廷忌之

戚屬有名 王隱晉書齊王冏傳云冏在戚屬中最有名

中外所宗 晉書東海獻王越字元起有令名謙虛持布衣之操為中外所宗

諸國儀表 王隱晉書曰河間王顒少有清名輕財愛士與諸王俱朝武帝歎顒可以為諸國儀表

宗室儀表 漢書云河間惠

王良脩獻王之行母太后薨服喪如禮哀帝下詔襃揚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為宗室儀表其益封萬戶

聰敏畏慎 續漢書光武十三王傳云河間孝王開忠貞謹恭聰敏畏慎上以開小弟特親友愛

聰達恭謹 東觀漢記東海恭王彊傳云彊聰達恭謹兼食魯郡合二十九縣數上書讓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上不許以章宣示公卿

送終竭哀 後漢書制詔大將軍大鴻臚曰東海王臻以近蕃之尊少襲王爵事親盡愛送終竭哀降儀從事寢苫三年和睦兄弟卹養孤弱至孝純備仁義兼弘

哀毀過禮 晉書云齊獻王攸居文帝喪哀毀過禮杖而後起左右以稻米乾飯雜理中丸進之攸泣而不受太后自往勉諭曰若萬一加以他疾將復如何宜遠慮深計不可專守一志常遣人逼進飲食

受拜流涕 晉中興書咸蕃錄云武陵威王晞為桓溫所忌表晞廢王從新安郡受拜流涕

重行喪制 後漢書東海恭王彊傳云永建二年封曽孫孝王臻二弟敏儉為鄉侯臻及弟蒸鄉侯儉並有篤行母卒皆吐血毀瘠至服練縞兄弟追念初喪父幼小哀禮有闕因復重行喪制

孝友篤於骨肉 續漢書五王傳云北海敬王睦性孝友篤於骨肉

孝友甚得名稱 王隱晉書下邳王傳云獻王晃字子明孝友恭順甚得民稱

覃思經典 魏志中山恭王袞傳云袞少好學每兄弟遊娛袞獨覃思經典

敦尚經術 續漢書宗室四王傳云北海敬王睦敦尚經術

難問應聲而對 魏志鄧哀王冲

好學博通書傳 四王傳云北海敬王睦少好學博通書傳光武愛之

善為文辭 漢書淮南王安傳云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辨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

數上詩賦 續漢書云琅邪孝王京性恭孝好學數上詩賦頌德帝嘉

美

著文論 王隱晉書扶風武王駿傳云駿少好學能著文論 案晉書扶風武王駿幼聰慧年五六歲能書疏諷誦經籍見者奇之及長清貞守道宗室之中最為雋望

為箴誄 晉書云齊王攸為太子太傅獻箴與太子 案箴畧云無曰父子不間昔有江充無曰至親匪貳或容潘崇諛言亂真譖潤離親驪姬之讒晉侯疑申固親以道勿固以恩脩身以敬勿託以尊自損者有餘自益者彌昏

講論白虎殿 後漢書云陳敬王羨博涉經書有威嚴與諸儒講論於白虎殿

屯兵雲龍門 王隱晉書云東安王繇美鬚髯性剛毅有威望博學多才事親孝居喪盡禮誅楊駿之際繇屯雲龍門兼統諸軍

求絕常賜 晉書云齊獻王攸表租秩足以自供求絕常賜表前後十餘上帝不許

數受賞賜 後漢書楚王英傳云自顯宗為太子時英常獨歸附太子太子特親愛之及即位數受賞

賜

好辟名士 王隱晉書云齊王攸好辟名士降身虛已待物以信

盡從傅相 漢定陶王入朝盡從傅相中尉時中山王亦來朝獨從傅上怪問定陶王王對曰令云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故盡從問中山王不能對

結民心 晉書云齊王攸在國仁化洽於萬物德意結於民心

傳後意 魏志鄧哀王傳云太祖數對羣臣稱述有欲傳後意及亡哀甚文帝寬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汝曹之幸也

輕財愛士 漢書云河間獻王好清尚有撿操輕財愛士

側身下士 王隱晉書云長沙王乂側身下士以要人譽

祖秩賑昆弟 後漢書云東海恭王臻性敦厚有恩常分祖秩賑給諸父昆弟

親待隆諸弟 魏畧云趙王幹一名良良本陳妾子良生而陳氏死太祖令王夫人養之年五歲而太祖疾因遺令語太子言此兒三歲亡母五歲失父以累汝也

太子由是親待隆於諸弟

容貌美 魏志云鄧哀王沖容貌姿美有殊於衆故特見寵異

形狀美 晉書云成都王穎字章度形美而神昏不知書然器性敦厚委事盧志故得成其美焉

出則同車 漢書文三王傳云梁孝王武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輿駟馬迎王於關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

輦迎答拜 後漢東平王蒼既至升殿乃拜天子親答之其後諸王入宮輒以輦迎至省閤乃下蒼以受恩過禮情志不寧上疏辭之

高選參佐 王隱晉書云梁王肜宣帝子高選參佐拜為大將軍領西戎校尉

自選長吏 又齊獻王攸傳云詔議藩王令自選國內長吏攸奏諸選宜由天臺書三上不報

獨留京師 東觀漢記中山簡王傳云焉以郭太后少子獨留京師

皆留

京師 後漢書云陳敬王羨建初三年有司奏遣羨與鉅鹿王恭樂城王黨俱就國肅宗性篤愛不忍與諸王乖離遂皆留京師朞年案輿地圖令諸國戶口皆等租入歲各八千萬

黃門侍疾 後漢東平王蒼還國後疾病帝馳遣名醫小黃門侍疾使者冠蓋不絕於道

太醫侍疾 魏志云青龍三年秋中山恭王衮得疾病詔遣太醫侍疾殿中虎賁齎手詔賜珍膳相屬

膏腴大國 漢書文三王傳云梁孝王武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

卑濕貧國 漢書景十三王傳云長沙定王發以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發以孝景前二年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

食租且餓 東觀漢記明帝紀二十八年

帛布單衣 漢書曰趙敬肅王彭祖每相二

千石至彭祖衣帛布單衣北堂書鈔

增備物典策 晉齊王攸出封事詳類聚

傳嫡承襲 宋史曰神宗詔宣祖太祖太宗之子皆擇其後一人為宗世世封公以奉其祀不以服屬盡故殺其恩禮太常禮院言本朝近制諸王之後皆用本宮最長一人封公繼襲今詔祖宗之子皆擇其後一人為宗世世封公即與舊制有異按禮文諸王公侯伯子男皆子孫傳嫡者承襲合依禮令傳嫡承襲制曰可

扶下諸王 太平御覽曰漢自王莽之亂國無制度皇太子與諸王同席尊卑無別是時上下莫之是正太尉趙憙乃正色橫劒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

出為刺史 唐書曰睿宗時太平公主干政宋王成器等分典閑廄禁兵姚崇與宋璟請主就東都出諸王為刺史以壹人心

與親王等 弇山堂別集曰明太祖時皇姪文正以大都督總制南昌攡陳友諒後雖以驕奢致殞而念親念勛上實不忘故其

子守謙雖封郡王冠止七旒祿止二千石而特設內外承奉長史等官宮城莊田宗社之類與親王等

與諸王埒 宋史曰德昭子惟吉太宗即位猶在禁中日侍食太平興國八年始出居邸封安定郡公至道二年授閬州觀察使凡邸第供億車服賜予皆與諸王埒自餘王子不及也

高他國一階 太平御覽曰宋建平宣簡王宏字休度文帝第七子也少而閑素篤好文籍太祖寵愛殊常為立第雞籠山盡山水之美建平國高他國一階

授官俱一品 弇山堂別集曰親王授官明初文正為同僉書樞密院事特拜大都督秦王為宗人令晉王燕王為左右宗人正周王楚王為左右宗人俱正一品

與宰相分班居右 五代史曰後唐明宗時皇子秦王從榮加兼中書令有司言故事親王班宰相下令秦王位高而班下不稱於是與宰相分班而居右

詔宰相班親王上 太宗

時元僖封廣平郡王與兄衛王德崇同日受封詔自今宰相宜班親王上宰相宋琪李昉請遵舊制不允琪等懇請久之上曰宰相之任實總百揆與羣司禮絕藩邸之設止奉朝請而已元佐等尚幼欲其知謙遜之道御等無固讓也

安定世封

宋史曰熙寧中詔封楚康惠王之孫從式為安定郡王奉太祖祀紹興元年詔曰太祖皇帝創業垂統德被萬世神宗詔封子孫一人為安定郡王世世勿絕令其封不舉朕甚憫之有司其上合封人名遵故事施行時燕秦二王後爭襲封禮部員外郎王居正上言燕王親太祖長子其後當襲封議遂定自紹興至嘉定襲封者十五人燕王德昭之後秦王德芳之後也

護衛罷革

續文獻通考曰明初封諸王皆置護衛有兵權自太宗靖難後皆罷革　弇山堂別集曰天順復辟襄憲王屬尊且賢勅來朝特置護衛衛王時護衛不置久矣　按宸濠請復護衛叛滅以後護衛永不置

詔入

朝

山堂肆考曰魏明帝詔先帝著令不欲使諸王在京師者防微杜漸關諸盛衰也朕惟不見諸王十有二載悠悠之懷能不興思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嫡子一人來朝

勅迎請

弇山堂別集曰明自宣德初止許漢趙二邸入臨大行以後親王無入朝者惟襄憲王瞻墡為英宗叔父及復辟於宮中得王舊疏上大感悅特許入朝賜御書遣太監夏時齎奉勅符迎請再朝復如之

乘驛問政

詳類聚

密驛咨逮

唐書曰太宗時吳王元軌每朝數上疏陳得失多所裨正帝尊重之有大事嘗密驛咨逮帝崩與侍中劉齊賢同知山陵事元軌練故事齊賢嘆曰是非吾等及已

親製詩

金史曰金豫王永成賢明有文章宗以永成誕日親為詩以賜有曰美譽自應輝玉牒忠誠不待啟金縢當世榮之

手調藥

宋史曰周王元儼仁宗親政益加尊寵凡有請報必手書謝牘既而元儼病甚上憂形於色親

至臥內手調藥俾人與語久
之賜白金千兩固辭不受

家人禮 金史曰太祖即位後諸王薩拉噶

等奏事前跪上起泣止之曰今日成功皆諸君協輔之
力吾雖處大位未易改舊俗也凡臣下宴集太祖嘗赴
之主人拜上亦答拜天
輔後始正君臣之禮焉

同堂燕 元史曰至大三年徹伯爾來歸宗親皆會

楚王雅克呼都克進曰太祖皇帝削平四方惟南土未定世
祖皇帝混一四海顧惟宗室諸王弗克同堂而燕今陛
下洪福齊天巴圖罕之裔首已附順叛王
徹伯爾舉族來歸人民境土悉為一家

執手嘉勞

秦王宗翰本名尼瑪哈勸太祖伐遼宗翰為元帥遂定
遼太宗即位宗翰宗望又請伐宋既克汴州宋降詔使
勗就軍中勞賜宗翰宗
望皆執其手以勞之

歸朝定策 金史曰史贊宗翰內能謀國外能謀

敵決策制勝有古名將之風甫釋干戈斂袵
歸朝以定熙宗之位精誠之發孰可掩哉

諳練邊

務續文獻通考曰明遼王植太祖第十五子諳練邊務屢樹奇功後改封荆

莅事精簡遼史曰耶律吼太宗時為南院大王莅事精簡人不敢以年少易之

儀刑匡輔太平御覽曰後魏東平王匡宇建扶性耿介有氣節高祖器之謂曰叔父必能儀刑社稷匡輔朕躬

引古制今金史曰太宗詔議制度禮樂往往因仍遼舊鉅鹿郡王宗憲曰方今奄有遼宋當遠引前古因時制宜成一王之法何乃近取遼人制度哉

明德屬尊太平御覽曰晉安平王孚武帝以孚明德屬尊當宣樹教化為羣后作則遂備置官屬焉

閨門謝事宋史曰仁宗冲年即位章獻太后臨朝周王元儼自以屬尊望重恐為太后所忌深自沉晦因閨門謝絶人事故謬語佯狂不復預朝謁

北海畏慎山堂肆考曰東漢北海王睦少好學光武明帝皆愛之嘗遣中大夫詣京師朝賀召謂之曰朝廷若問寡人大

夫將何以對使者曰王忠孝仁慈敬賢樂士臣敢不以實對睦曰予危我哉大夫具言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乃為相愛耳其志慮畏慎如此

安平履冰 太平御覽曰安平獻王孚位極人臣享年九十然而夙夜滋恭恒有履冰之懼

不以近屬自居 嗣秀王伯圭性謙謹不以近屬自居每日見行家人禮雖宴私隆洽執臣節愈恭

不對龍潛時事 宋史曰一日孝宗問龍潛時事伯圭辭曰臣老矣不復能記憶問至再三終不言帝笑曰何太謹也益愛重之

天性賢者 金太祖諸孫中惟胙王元天性賢者也死海陵之譖子哈準大定間還大宗正上問宰臣曰合住為人如何平章政事襄參政宗浩對曰為人清廉幹治上曰乃父亦然

樂善居士 金史曰豫王永成手姿奇偉博學善屬文世宗尤愛重之自幼喜讀書晚年所學益醇每暇日引文士相切劘自號樂善居士

有文集行於世

不建假節

唐書曰穎王璬喜讀書好文辭安祿山反詔領劒南節度使以出遽不及受節司馬史貢請建大槊蒙油囊先驅以威道璬笑曰既為真王矣安用假節為

不言宮禁

宋史曰允成子宗保出後昭成太子為孫宗保生二歲抱以入見章獻后后留與處宗保七歲授左侍禁帝親為巾其首久之歸本宮性仁恕主藏吏盗米至千斛貫不問嘗書忍字於座右以為戒及卒神宗臨奠其子仲鞠泣曰先臣幼養宮中終身不自言

忠孝為藩

帝感悼優贈靖難軍節度使新平郡王明蜀獻王椿嘗揭忠孝為藩四大字以自警　遼王植撰忠孝為藩詩

孝友小心

續文獻通考曰楚王孟烷天性孝友小心畏義以故靖難初不被譴責所著樂善堂記求放心論無妄齋說等篇以自省覽

毀瘠三年

太平御覽曰後魏彭城王勰生而母潘氏卒及有所知求服喪文明太后不許

乃毀瘠三年不豫吉慶

蔬布終身

唐書曰魏徵嘗言霍王元軌孝行曾閔不能過帝由是過益厚及高祖崩去官毀瘠甚服除遂蔬食布衣終身至忌日輒累晝不食

晝夜哀號

宋史曰德昭子惟吉字國祥生甫彌月太祖命輦至內廷擇二女媼養視之三歲作弱弓輕矢植金錢為的俾之戲射十發八中帝甚奇之常乘小乘輿及小鞍馬命黃門擁抱出入常侍太祖崩惟吉纔六歲晝夜哀號孝章皇后慰諭再三始進饘粥

偃廬柴毀

唐書曰膠東郡王道彥幼孝謹貞觀初為相州都督以父喪解荷土就墳躬蒔松柏偃廬柴毀雖親友不復識太宗嘉歎

誦蓼莪必涕泗

惟吉性至孝孝章皇后撫養備至親為櫛沐咸平初以太祖孝章畫像服玩器用賜惟吉歲時奠享哀慕甚至每誦詩至蓼莪篇涕泗交下宗室推其賢孝

語平生輒掩泣

宋史曰東陽郡王宗悌所生母早世宗悌

不識也聞父婢語平生輒掩泣

懼憂其母　唐書曰嗣曹王臯事母鄭太妃以孝聞安祿山反奉母逃民間走蜀謁明皇後為衡州刺史為觀察使譖劾貶潮州會楊炎為宰相知臯直復用為衡州刺史初御史覆訊臯懼憂其母出則囚服入則衣冠言貌如常及為潮以遷入告至是復位乃言其實繼得其肖貌繪而奉之如生

憂念不食　周恭肅王元儼事母王德妃孝妃每有疾躬侍藥晨夕盥潔焚香以禱至憂念不食

不忍為人後　乘城郡王宗祐亦濮王子嘉祐中從父允初未立嗣咸推其賢詔以宗祐為後泣曰臣不幸幼失怙恃將終身悲慕忍為人後乎敢以死請仁宗憐而從之

請如心喪禮　宋史曰吳王顥初居英宗喪乞解官終制以壓於至尊不克遂服慈聖光獻太后之服易月當除顥曰身為孫而情文缺然若是可乎請如心喪禮須上禫除郎吉詔可

十行俱下　北齊河南

王孝瑜讀書十行俱下覆碁不失一道

一覽便誦

衡陽王昌武帝子也性聰辨明習故事帝遣吳郡杜偉之授昌經昌讀一覽即誦

閑閤讀書

霍王元軌少多才藝為徐州刺史唯閑閤讀書吏事責成長史司馬

采録規諫

翰苑新書曰宋神武大將軍宗諤上治原十五卷上曰宗諤采録祖宗所行善事而為是書意存規諫亦宗室之良也

諫表詩文甚有典則

金源郡王勗好學問天會六年詔求訪祖宗遺事以備國史命勗與耶律迪越掌之勗等採摭遺言舊事自始祖以下十帝綜為三十卷上之熙宗親射虎獲之勗獻東狩射虎賦上悅能以本國字為詩文大定間詔曰太師勗諫表詩文甚有典則朕自即位以來未嘗見其諫表可入實錄其射虎賦詩文篇什可鏤版行之

焚香煮茗劇談古今

金史曰密國公璹字仲實越王永功子也資質簡重博學有俊才喜

為詩工真草書奉朝請四十年日以講誦吟詠初宣宗南遷諸王宗室顛沛奔走璹乃盡載其家法書名畫一帙不遺居汴中家人口多俸入少客至貧不能具酒殽蔬飯共食焚香煑茗盡出藏書談大定明昌以來故事終日不聽客去樂而不厭也

安城撰述 翰苑新書曰安城王秀精意學術招學士劉孝標使撰類苑書未及畢而已行於世

寧王審音 唐書曰明皇時涼州獻新曲帝御便坐召諸王觀之寧王憲言曲雖佳然宮離而不屬商亂而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發於忽微形於音聲播之詠歌見於人事臣恐一日有播遷之禍帝默然及安史亂世乃思憲審音云

鄱桂 翰苑新書曰鄱陽王鏘桂陽王鑠皆齊高帝子鏘好文章鑠好名理人稱為鄱桂

紀越 太平御覽曰紀王慎少好學善星步與越王貞名世號紀越皆唐太宗子

聞笛音 唐中山王璘寧王憲次子為特進太常卿知音嘗早朝過永興

里聞笛音顧左右曰是太常樂工乎曰然他日識之曰何故卧吹笛工驚謝

奏琵琶 唐書曰又聞康崑崙奏琵琶曰琵聲多琶聲少是未可彈五十四絲大絃也樂家以自下逆鼓曰琵自上順鼓曰琶云

行履有類寒素 翰苑新書曰齊始興王鑑性甚清為溢州刺史在郡積年未嘗有所營造資用一歲不滿三萬王儉嘗歎云始興王雖尊貴而行履有類寒素

居室不庇風雨 嗣吳王巘代宗時為宗正卿檢校刑部尚書性介直面刺人短歷官清白居室不能庇風雨

推讓天下 唐書曰明皇以寧王憲實推讓天下有高世之行非大號不稱乃追謚讓皇帝

復歸藩邸 元史曰晉王噶瑪拉裕宗長子日侍世祖未嘗離左右畏慎不妄言言必無隱至元中奉旨鎮北邊及世祖崩晉王聞訃奔赴上都諸王大臣咸在晉王曰昔皇祖命我鎮撫北方以衛社稷久歷邊事願服厥職母弟特穆

爾仁孝宜嗣大統於是成宗即帝位而晉王復歸藩邸王天性仁厚御下有恩為朝廷所重

姿貌

魁壯 太平御覽曰後魏永昌王健姿貌魁壯善弓馬通兵法所征戰常有大功

眉宇秀整 唐書曰汝陽王璡寧王憲子也眉宇秀整性謹潔善射帝愛之歷太僕卿與賀知章褚庭誨梁涉等善

武藝英姿 翰苑新書曰北齊文襄諸子咸有風骨雖文雅之道有謝間平然武藝英姿多堪禦侮

廣顙豐頤 宋史曰周恭肅王元儼廣顙豐頤嚴毅不可犯平生寡嗜欲唯喜聚書頗善二王書飛白

進止恂雅 金史曰鉅鹿郡王宗憲年十六選入學太宗幸學宗憲與諸生俱謁宗憲進止恂雅太宗召至前令誦所習語音清亮善應對上嗟賞久之

眉目秀聳 續文獻通考曰明晉王棡太祖第三子王聰明英銳眉目秀聳美鬚髯顧盼有威容嘗學文於學士宋濂學書於錄事杜環

呼名止啼 翰苑新書曰宋燕王有盛名於天下中外皆以八王呼之幽燕間呼之以止兒童之啼

分朋角勝 山堂肆考曰唐高宗上元元年上御翔鸞閣觀大酺分音樂為東西朋使雍王賢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為樂郝處俊諫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梨讓棗相親如一今分朋遞相誇競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上瞿然曰卿遠識非衆人所及也遽止之

帆檣鵲巢 太平御覽曰吳南陽王和被遣長沙行過蕪湖有鵲巢於帆檣官僚皆憂慘以為檣非久安之象或言鵲巢之詩有積行累功以致爵位之言今王至德茂行當復國儻神靈以此告寤人意乎

城門酹輴 唐書曰建寧王倓為張良娣譖死及代宗立詔以倓當艱難時首定大謀於中興有功進謚承天皇帝遣使迎喪彭原至城門喪輴不動帝謂李泌曰豈有恨邪卿往祭之以白朕意且卿及知倓艱難定策者泌為挽詞二解追述倓

志命挽士唱泌因進酹輴乃行觀者皆為垂泣

原大脩宮室 東觀漢記曰濟南安王康多殖財貨大脩宮室起內第奴婢至千四百人廐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頃奢侈恣慾遊觀無節

雅好宮室 又琅邪孝王京傳云光烈皇后崩帝悉以太后遺金寶賜京京好脩宮室窮極伎巧殿館壁帶皆飾以金銀

侈府第 王隱晉書曰齊王攸子蕤耽酒色侈其府第宴蕤性強暴使酒數淩侮弟冏冏以兄故容之同起義兵趙王倫收蕤及弟北海王實繫廷尉當誅

開東第 晉會稽王道子寵嬖人趙牙牙為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列樹竹木功用鉅萬

好氣力 漢書江都易王非傳云非好氣力治宮館招四方豪傑驕奢特甚

好狗馬 詳類聚

好射獵 漢書燕刺王旦壯大就國為人辯畧博學好經書雜說星歷數術倡優射獵之事

好逸遊 漢書武五王傳云廣陵王

胥壯大好倡樂逸遊力扛鼎空手搏熊羆猛獸動作無法度故終不得為漢嗣

好聲色 後漢任城貞王安傳云安性輕易好聲色

好為吏 漢書景十三王傳云趙敬肅王彭祖不好治宮室禨祥好為吏師古曰機鬼俗也字或作禨淮南子曰刜人鬼越人禨機祥總謂鬼神之事也

好遊俠 後漢書曰楚王英少時好遊俠通賓客晩節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

距諫飾非 漢書云膠西王端彊足以距諫智足以飾非

通姦犯法 漢書宣元六王傳云東平思王宇甘露二年立元帝即位就國壯大通姦犯法

巧佞卑諂 漢書景十三王傳云趙敬肅王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恭

奢泰驕佚 東觀漢記云阜陵質王延在國奢泰驕佚云

傲狠不法 後漢書云河間孝王開薨子惠王政嗣政傲狠不奉法憲

驕淫犯禁 漢書云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

立舜帝少子驕淫數犯禁上常寬之

私聘小妻

後漢宗室五王傳云趙王良玄孫乾居父喪私聘小妻又白衣步出司馬門坐削中丘縣

好内多子

漢書景帝十三王傳云中山靖王勝為人樂酒好内有子百二十餘人

作圖讖

後漢書云永平中有司奏楚王英招聚姦猾造作圖讖擅相官秩置諸王公將軍二千石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乃廢英徙丹陽涇縣

使祝詛

漢書廣陵王胥傳云昭帝時胥見上少年無子有覬欲心而楚地巫鬼胥迎女巫李女須使下神祝詛昌邑王廢女須等數賜予錢物宣帝即位胥曰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復令女須祝詛如前

作節綬

漢書景十三王傳云江都王建作漢使節二十綬千餘

建鼓車

漢書曰燕刺王旦建旌旗鼓車旄頭先歐

刻皇帝璽鑄將軍印

漢書江都王建傳云建自知罪多恐誅與其后成光共使

趙婢下神祝詛作治黃屋蓋刻皇帝璽鑄將軍印

環城過市入獄視囚 漢書景十三王傳云常山獻王舜薨太子勃嗣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入獄視囚天子遣大行張騫驗問逮諸證者王又匿之吏求捕勃使人毆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有司請誅勃上曰勃無良師傅不忍致誅有司請廢勿王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

詔削四縣 漢書云濟北王子思王終古使所愛奴與八子及諸御婢姦終古輒或參預被席云云

貶食一縣 後漢書千乘貞王伉傳云渤海王悝謀為不道有司請廢之帝不忍乃貶為癭陶王食一縣悝伉之曾孫也

入朝墮馬 漢書文三王傳云梁懷王揖文帝少子也好詩書帝愛之異於他子五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

上車折軸 漢書景十三王傳云臨江閔王榮三歲坐侵廟堧地為宮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既上車

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

廢為庶人 又文三王傳云梁共王買立十一年薨子平王襄嗣濟川王明以桓邑侯立七年坐射殺其中尉有司請誅武帝弗忍廢為庶人徙房陵國除

葬以民禮 史記趙王友傳云王以諸呂女為妃又愛他姬諸呂女妒讒於太后誣以罪過呂趙王至置令衛守之弗與食幽死以民禮葬之

不食而死 漢三王傳云淮南厲王被廢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以驕不聞過故至此乃不食而死

以綬自絞 漢書武五王傳云燕刺王旦武帝崩太子立是為孝昭帝賜諸侯王書旦得書以綬自絞

髮紛紛骨籍籍 漢書燕刺王旦傳云左將軍上官桀等專為燕王謀反皆伏誅旦聞之自歌曰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鳴橫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華容夫人起舞曰髮紛紛兮寘渠骨籍籍兮亡居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徘徊兩渠間兮君子獨

安居

增留侍

明紀事本末曰漢王高煦改封青州奏願常侍左右不欲之國成祖賜敕曰既受藩封豈可常在侍下前封雲南憚遠不行與爾青州今又托故如果誠心留侍去年在此何以故欲南還留侍之言殆非實意青州之命更不可辭

專殺

唐書曰長樂郡王幼良天資暴急高祖數曉勑不悛有盜其馬者輒殺之帝怒曰盜信有罪王而專殺可乎召宗室即朝堂杖之百

鷹視

五代史曰後唐明宗子從榮於諸王子最長又握兵柄然其為人輕雋而鷹視頗喜儒學為歌詩多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故後生浮薄之徒日逞諛佞以驕其心

狙詐

明紀事本末曰漢王高煦狙詐多智以材武自負英武頗類上兩腋若龍鱗者數片自請天策衛為護衛曰唐太宗天策上將吾英武豈不類世民乎

酣寢

宋史曰華原郡王允良仕至太保中書令好酣寢以日為夜由是一宮之人皆晝寢夕興及薨有司以其反易晦明

諡曰榮易

庸迷 唐書曰江安王元祥性庸迷所至營財產無厭時滕蔣虢三王皆貪暴得其府官者惡之不願行時語曰寧向儋崖振白不事江滕蔣虢

舉孝行 明紀事本末曰寧王宸濠居喪矯情飾禮令南昌生徒保舉孝行挾孫燧并巡按御史王金奏其事武宗見奏驚曰百官賢當陞寧王賢欲何為且將置我何地耶

盜美名 道古嗣曹王皐子也巧於宦使佞傾下遊公卿間常與奕博偽不勝厚進所償嗜利者多得其歡心故少盜美名

蒙虎怖官屬 虢莊王秀成喜畋遊遇官屬尤嫚使奴蒙虎皮怖其參軍陸英俊幾死因大笑為樂

彈人觀走避 唐書曰滕王元嬰驕縱失度居太宗喪集官屬燕飲歌舞狎昵厮養巡省部内從民借狗求置所過為害以丸彈人觀其走避以為樂

漆皮為船 明紀事本末曰高煦私造兵器及漆皮為船教習水戰上知之乃褫其衣冠縶之西華門

内皇太子力為營救乃削護衛遷山東樂安州

宮奴擊刺 齊主元吉猜鷙好兵常令宮奴等數百人被甲習戰相擊刺死傷甚衆

手搖泰山 齊王祐狎暱劒客燕弘亮等發兵反引騎徇邑聚野人高君狀曰上親平寇難土地甲兵不勝計今王以數千人為亂猶一手搖泰山又如君父何祐愧其言不能殺

意闚江左 唐書曰永王璘少失母肅宗自養視之既封領荆州大都督安祿山反詔趣赴鎮璘至江陵時江淮租賦鉅億萬所在山委璘生宮中於事不通曉見富且强遂有闚江左意會吳郡採訪使李希言平牒璘璘怒曰寡人上皇子皇帝弟地尊禮絕今希言乃平牒抗威落筆署字何邪乃遂舉兵反後兵敗為皇甫侁所殺

天下大元帥 五代史曰後唐潞王從榮加天下兵馬大元帥有司言元帥或統諸道或專一面自前世無天下大元帥之名其禮無所考請自節度使以下凡領兵職者皆具櫜

鞬以軍禮庭參其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見亦如之從禁大宴元帥府又請嚴衛捧聖千人為牙兵每入朝先後張弓挾矢馳走道上見者震慴大臣見從禁權位日隆而輕脫如此皆知其禍而莫敢言

神呼老天子

明紀事本末曰慶府安化王寘鐇素有逆謀與寧夏衛生員孫景文孟彬往來甚密覘王九兒降鸚鵡神每見寘鐇輒呼老天子寘鐇益懷不軌

給麻二車

滕王元嬰及蔣王皆貪黷帝常賜諸王綵五伯下書曰滕叔蔣弟不須賜給麻二車助為錢緡二王大慙

賜絹二百

隴西恭王博又驕侈不循法度伎妾數百曳羅紈甘粱肉放於聲樂以自娛其弟奉慈亦荒縱皆為帝所鄙高宗各賜市書絹二百疋以愧其心然不自克也

丹青飾成慶玉帛禮專諸

唐書曰齊王元吉多匿亡命壯士厚賜之使為用記室參軍榮九思為詩刺之云云元吉見之弗悟也

事須

有實 明紀事本末曰宣宗親征擒高煦還駐蹕獻縣之單橋戶部尚書陳山迎駕言宜乘勝移師向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安矣上召楊榮蹇義夏原吉以山言諭之皆不敢異議楊榮請先勑趙王詰其與高煦連謀之罪而六師奄至可擒也從之令楊士奇草詔士奇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其可欺乎且勑旨以何為辭榮厲聲曰此國家大事庸可沮乎令錦衣衛責所繫漢府人狀云與趙連謀即事之因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責狀何以服人心士奇因往見蹇義夏原吉義原吉曰上意已定何能中沮且即如公言今若何士奇曰為今之計朝廷重尊屬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亦必無虞而於國體亦正矣義原吉曰公言固當然上特信楊榮言不係吾二人可否也士奇退謂榮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厚之庶幾仰慰皇祖在天之靈榮不肯時楊溥亦與士奇意合溥曰吾二人請入見上言兵必不可移榮聞溥言即

趙入見溥士奇亦踵其後而門者止二人不得入已有旨召蹇義夏原吉義以士奇言白上不懌然亦不復言移兵矣

思保全之

上至京始思士奇言不復及彰德事然言者猶喋喋請盡削護衛且請拘趙王京師上皆不聽乃召士奇諭曰言者論趙王益多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最親當思保全之毋惑羣言上曰吾亦思之皇考於趙王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全之道乃封羣臣言章遣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左都御史劉觀齎以示之使自處士奇曰更得璽書親諭之尤善上從之容等至趙王大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且
上表謝恩而言者始息

諸王四

原詩宋劉孝義行過康王故第苑詩曰入梁逢故苑度

薛見餘宮尚識招賢閣猶懷愛士風光靈一超遠衡館亦蒙龍洞門餘舊邑甘棠留故叢送禽悲不去過客慕難窮池竹徒如在林臺暖已空遠橋隔樹出迴澗隱崖通芳流小山桂塵起大王風具物咸如此是地感余衷

隋薛昉巢王座分韻得餘字詩曰平臺愛賔友逢掖齒簪裾藉卉懷春暮開襟近夏初嫩枝猶露鳥細藻欲藏魚舞袖臨飛閣歌聲出綺疏莫慮歸衢晚馳輪待興餘　于仲文答譙王詩曰梧臺開廣宴竹苑列英賢景

差方入楚樂毅始遊燕折角揮談柄重席吐言泉武騎初擒翰文學正題鞭玉𡽀調緑綺辟散沈青田晩霞澹遠岫落景藻長川未陪東閣賞獨詠西園篇　唐褚亮

和望月應魏王教詩曰層軒澄皎月流照滿中天色共梁珠遠光隨趙璧圓落影臨秋扇虛輪入夜筵所欣東館裏預奉西園篇　李敬元

奉和别魯王詩曰緑車旋楚服丹蹕佇秦川珠皐轉歸騎金岸引行旃一朝限原隰千里間風煙鶩喧上林谷鳧響御溝泉斷雲移魯蓋

離歌動舜絃別念凝神宸崇恩洽玳筵顧惟慙叩寂徒
自仰鈞天　又奉和別越王詩曰飛蓋廻蘭坂宸襟佇
柏梁別館分涇渭歸路指衡漳關山通曙色林籞遍春
光帝念紆千里詞波照五潢　楊思元奉和別魯王詩
曰元王詩傳博文后寵靈優鶴蓋動宸眷龍章送遠遊
函關疎別道灞岸引行舟北林分苑樹東流溢御溝烏
聲含羽碎騎影曳花浮聖澤九垓普天文七曜周方圖
獻稚樂簪帶奉鳴球　張大安奉和越王詩曰盛藩資

右戚連蕚重皇情離襟愴睢苑分途指鄴城麗日開芳甸佳氣積神京何時驂駕入還見謁承明　劉禕之奉和別越王詩曰周屏辭金殿梁驂整玉珂管聲依折柳琴韻動流波鶴蓋分陰促龍軒別念多延襟小山路還起大風歌　增唐杜甫贈汝陽王璡詩曰特進羣公表天人夙德升霜蹄千里駿風翮九霄鵬服禮求毫髮推忠忘寢興聖情常有眷朝退若無憑仙醴來浮蟻奇毛或賜鷹清關塵不雜中使日相乘晚節嬉遊簡平居孝

義稱自多親棣萼誰敢問山陵學業醇儒富辭華掐匠能筆飛鸞鶱立章罷鳳騫騰精理通談笑忘形向友朋寸長堪繾綣一諾豈驕矜已忝歸曹植何知對李膺招要恩屢至崇重力難勝披霧初歡夕高秋爽氣澄樽罍臨極浦鳧雁宿張燈花月窮遊宴炎天避鬱蒸硯寒金井水簷動玉壺冰瓢飲惟三徑巖棲在百層謬持蠡測海況挹酒如澠鴻寶寧全秘丹梯庶可陵淮王門有客終不愧孫登

又寄漢中王詩曰西漢親王子成都老

客星百年雙白鬢一別五秋螢忍斷杯中物祇看座右銘不能隨皂蓋自醉逐浮萍其二曰羣盜無歸路衰年會遠方尚憐詩警策猶記酒顛狂魯衛彌尊重徐陳略喪亡空餘枚叟在應念早升堂　又絶句曰雲裏不聞雙雁過掌中貪看一珠新秋風嫋嫋吹江漢只在他鄉何處人其二曰謝安舟楫風還起梁苑池臺雪欲飛杳杳東山攜漢妓泠泠脩竹待王歸　又滕王亭子詩曰君王臺榭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攀春日鶯啼脩竹裏

仙家犬吠白雲間清江錦石傷心麗嫩蕊濃花滿目斑
人到於今歌出牧來遊此地不知還
增制唐蘇頲封衡陽郡王成義為申王等制曰門下古
者帝王受命以臨萬國子弟建封用尊五等其所由來
尚矣尚書右衛大將軍衡陽郡王成義等敦詩執禮本
仁祖義名教之樂得自幾深溫良之容發於忠孝晨趨
魏闕則望掩軒霞夕賦曹園則思含澄景朕祇奉歷數
旁稽載籍克輔王室所謂通邑大都俾為唐藩故能帶

河礪岳分膺往命洛爾眷與可依前件仍各實封一千戸餘並如故主者施行　又上官儀册號王鳳為青州刺史文曰翦商胙邑寵秩盛於隆周懲秦錫社徽名崇於有漢況乎爵窮五等榮總六條乃茂徳之攸升固非賢之罕擇泌州刺史上柱國號王鳳履局端嚴襟神秀整道光懿戚望重宗維恭慎之心符小言而緝譽虛凝之度包大雅而揚聲體備剛柔藝殫文武騰芳桂巘動貞韻而鏘金寫照荷池嚮清文而振玉若廼淄源迴跨

岱址斜臨人被萊風俗蕭齊舊布中和之化申簡惠之
風觀政所先建邦斯在是用命王使持節青州諸軍事
青州刺史勲封如故往欽哉王其克邁十倫稽往賢之
峻躅勤宣九德蹈前哲之英規絶浮競之津廣眞淳之
路光昭淑問可不慎歟　又陸展封棣王虔王沂王遂
王制曰門下我國家奄宅中區光啟祖業析珪胙土惟
親與賢故本根茂而枝葉榮王室尊而藩屏壯肆予耿
末叨獲纂承爰稽典謨用建邦土第三男祤星辰毓瑞

岳瀆降靈早彰岐嶷之姿克禀徇齊之度第五男禊龜龍應瑞鵾鷄凌空温恭自得於天和穎悟實由於神賦第六男禋璆琳挺秀鸑鷟呈祥爰當好弄之年雅號夙成之器第七男禕珠璣耀彩箘簬含貞風神潛茂於端莊質性已彰於惠敏而皆生知孝敬志樂文儒問安靡曠於晨昏禀訓每由於詩禮智有刻舟之妙辯多對日之奇是宜分以白茅錫其朱邸叶犬牙於漢制光麟趾於周詩猒次名邦境連於齊魯南康粤壤上接於荆吴

琅邪廓儒素之風遂寧實阜殷之俗咸稱重地各服徽章於戲器以琢成道由學顯勉稟君親之教敬承友傅之規勿追平樂之歡無好任城之勇懋建厥德永享於休

增手詔金章宗賜豫王永成手詔曰卿親實肺腑夙著忠純侍顯考於春宮曲盡友于之愛洎冲人之繼統愈明忠赤之心艱難之中多所裨益朕心簡在毫楮莫窮用是起之苫塊之中授以維城之任自典藩服歲月薦

更蕞爾趙邦知驥足之難展耿哉鎮府固牛刀之莫施方思驛召以赴朝何意遽罹於國憲偶因時獵頗擾部民法所不寬憲臺聞上朕尚含容累月未忍即行雖欲遂於私恩竟莫違於公議解卿前職即乃世封噫祖宗立法非一人之敢私骨肉至親豈千里而能間以此退間之小誡欲成終始之鴻恩經云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是以知節慎者脩身之本驕矜者敗德之源朕每自勵今以戒卿昔東平樂善能成不朽之名梁孝奢淫卒致

憂疑之悔前人所行可為龜鑑卿兼資文武多藝多才履道而行何施不可如能德業日新無慮奪復之晚朕素不工詞翰臨文草草直寫所懷冀不以辭害意也

增手書明英宗賜襄王瞻墡手書曰姪御名奉書叔父襄王承諭具悉尊意所以惡景諱之僭分而嘉姪之復位及曩有陳言慰安章初未嘗違皇太后所盖為景諱之所蔽匿也今已於景諱宫檢而得之姪親覽之再三深見叔父忠愛之誠發於讜論抑邪扶正防微杜漸無

非為宗廟社稷計惟叔父之心即周公之心也叔父二
章亦即金縢之書之比也皇太后聞之感歎不已承畀
綵雲捧日玉帶謹以領訖叔父云欲親行朝見本不敢
煩遠來第念先帝同氣至親惟叔父宗室至賢亦惟叔
父於情於誼不可不重得一見以篤親親令遣太監夏
時齎奉勅符及書迎請即時氣候清和叔父宜從容就
道宮眷世子郡王宜留藩邸其當從行之人亦隨尊意
帶來竚俟其至惟叔父亮之 出弇山堂別集

原碑梁沈約齊司徒安陸昭王碑曰稷契身佐唐虞功大於天地商武姬文所以膺圖受籙蕭曹扶翼漢祖滅秦項以寧亂魏氏時乘於前皇齊握符於後靈源與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峻公含辰象之秀德體河岳之上靈氣蘊風雲身負日月姑蘇奧壤任切關河都會殷阜提封百萬全趙之袨服叢臺方此為劣臨淄之揮汗成雨曾何足稱乃鴻騫舊吳作守東楚夏首藩要任重推轂襟帶中流地殷江漢南接衡巫風雲之路千里西

通鄖鄧水陸之塗三七是惟形勝閫外莫先建麾作牧明德攸存以戎羯窺窬伺我邊隙北風未起馬首便以南向塞草未衰嚴城於焉早閉至公以奉上明謙以接下撫僚庶盡盛德之容交士林忘公侯之貴虛懷博納幽闌洞開宴語談笑情瀾不竭凡我僚屬均哀共慼怨天德之無厚痛棠陰之不留思所以克播遺塵敝之穹壤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開金運祚始玉筐三仁去殷五曜入房亦白其馬服襄周王惠露雲吳仁風扇越涉

夏逾漢政成朞月　北齊邢子才廣平王碑文曰公分
氣氤氳稟靈昭晋基構輪奐源流濬遠積石莫之方委
水不能喻山瀆效神辰昴降德自天攸縱鬱為時宗墻
宇淹曠標格秀遠道亞生知德均殆庶日月在躬水鏡
被物望青松而比秀干白雲而上征侍講金華參遊銅
雀出陪芝盖入奉桂室充會友之選當拾遺之舉發言
為論受詔成文碧雞自口靈虵在握方見建安之體復
聞正始之音公年方弱冠而位居僚右道被生民惠漸

萬物鬱為雅俗之表峩成社稷之鎮公孫聲動天下已
非其倫管子光照鄰國孰云能擬方謂膺兹多福降此
永年奪摶風之逸羽窮送日之遠路同岐山之嘉會陪
岱宗之盛禮而羣飛在辰横流具及山崩川竭星霣日
銷崑岳既毀玉石俱燼蘭挺則芬玉生則潤泱泱萬源
落落千仞我有巖猷金聲玉振志猶學海業比登山跼
蹰緹衮絳帳韋編尋微啓奥敷理入玄天地或終山河
匪壽昔曰先民誰堪長久立言立事責之身後式銘景

行是為不朽　增唐張說贈陳州刺史義陽王神道碑曰昔高祖之起唐侯革隋命太宗之威四海正萬邦作藩帝家用建王國二十一族堯之昭也十有一宗文之穆也王諱琮字某文帝之孫紀王之子龍種異品鳳毛秀色仁義天啓德威日就學無不探藝無不究總角封義陽郡王弱冠拜歸州刺史遭王運中微投於南海書稱大去憫失土之諸侯禮不逃誅議無辜之王子某年月日遘六道酷吏薨於桂林之野春秋五十神龍之初

興廢繼絶追贈陳州刺史王生不得志歿受遺榮季子豫州刺史行休髫齔羈旅托身炎厲貌是餘慶歸然獨存泣血上請迎喪遠裔開元四年二月至桂州王同氣三人往皆遇禍殯殮無主封樹缺如歲月茫茫盡為野草問鄰母而失處訪樵童而莫識議者以為不可復得宜招魂而改葬行休拊心蒼昊揺不徒還乃掃亭館設地席潔齋懇惻覬乎幽報遂頻夜髣髴曲示其端夢王乘舟舟分為兩既而適野見東洲中斷因忽悟焉隂隱

徵明率此類也又靈堂鎖莖一夕自屈管上有三指凹迹一奇二並其旁鐵生文理布列成卦衆駭其異使善易者張法著之曰屈者於文為尸出指者於義為指縱一奇二並三殯近闕若引渦上揆之可以察先王之心矣考夢協卜定處刻辰以某月二十八日於桂城東洲發見神柩舉體咸備而一節闕焉行休甚痛惋若身毁裂其夜又夢王告在南洛州厥明直舊殯而南十有九步沙洲痕下掘而得之安合如故他日北郭之外又犿

收二叔父焉於是乎驗著之有徵也子子三旒連輀歸
飛遥遥百越經途瞻歎零桂人士以為美談夫至孝潛
通精魄昭應虛無之見推步而有窈冥之體尋求而致
雖前誌所詳未有幽感反覆若斯之昭晰矣以某年月
日陪葬於昭陵柏城妃汝南周氏祔焉禮也妃以王故
薨於掖宫初永昌之難王下河南獄妃録司農寺唯有
崔氏女屝屨布衣往來供饋徒行悴色傷動人倫中外
咨嗟目為勤孝王之二子配在巂州及六道使之用刑

也長曰行遠以冠就戮次曰行芳以童當捨芳啼號抱
行遠乞代兄命既不見聽固求同盡西南傷之稱為死
悌君子謂勤孝者仁之厚也死悌者友之難也感神者
誠之至也此三者有以見義陽之義方賢妃之內訓繼
體之崇德夫如是淳美上歸乎本朝盛烈延耀乎邦族
安可闕而不飾碑版無文而已哉銘曰高丘白雲維堯
大理函谷紫氣維周柱史百代福流千齡運起富有海
內貴為天子聖帝才子於穆紀王賢王祚胤倬哉義陽

慎嶶九德九德有常允釐三郡三郡以康明夷於飛丹
崖之下梁木其壞桂林之野不識阡陌無存松櫝于以
求之人莫知者哀哀孝子眷眷靈夢語妙常闍文微甄
仲南洛占從東洲億中舊穸移偏新棺改贈既克返葬
亦附山陵卜云其吉神心允憑人非地是迹謝名稱青
青松柏不顯不承
原墓誌齊王融豫章文獻王墓誌銘曰領袖傾淪人綱
弛没半嶽摧峰中河墜月眷然曉隧如何夜臺鯨駭惋

慕蓧吹徘徊千秋萬祀顧有餘哀　謝朓鬱林王墓誌
銘曰綠車旖旎翠蕤掩映癸貳戲良臨祧弛盛毀德歸
桐棄尊居鄭　又海陵王墓誌銘曰景祚云及多難攸
啟載驅軨轄高闕代邸西光已謝東龜又良龍纛夕儼
蓧挽晨鏘風摇草色月照松光春秋非我曉夜何長
梁簡文安成蕃王墓誌銘曰許氏猶龍荀家鳴鶴豈如
宗子分聯華萼對策雲臺觀書麟閣官美登朝文高入
洛得意琴書忘言丘壑　任昉撫軍桂陽王墓誌銘曰

於昭帝緒擅美前王綠圖丹紀金簡玉筐世載台鼎地居魯衛沛易且傳楚詩將說桐圭誰戲甘棠何憩　沈約丞相長沙宣武王墓誌銘曰山岳鎮地日月麗天鄰幾者庶亞極稱賢峩峩哲人實維天縱德基内美功成日用亦既東轅實拯朝難迅鋒雷駭霜戈電斷震主必危功高不賞哀動上霄痛銘玄壤聖武爰發後恥申寃大禮空備幽駕莫援　陳徐陵司空河東康簡王墓誌銘曰夫聖人至德天道福謙大哉堯舜貽慶長遠明兩

之盛中陽纂于豢龍百世之祀皇家兆于鳴鳳違青丘
于海壮應紫盖于江南帝系皇基重光累葉高祖之建
天柱列聖之補地維蕩蕩乎民無得而名焉者也王資
神昴緯託曜房靈體斯孝烈不由師保月生之對曾何
用於擬議日近之言亦無階于等級封河東王加侍中
淑貌與金燧相宜清顔與玉壺同照授使持節南徐州
刺史武羌旅拒亭障遷移漠草非長廣之東湖萊近荆
門之壮王常譏庾翼使白面之非才深慕曹彰歎黄鬚

之為可火精不退奚應善言冰蛭難消徒持陰德薨於
沙鎮時年一十有七追贈司空加鼓吹班劒謚曰康簡
王洛北占墳河南除道葭悲煙殿之聲劒動豐城之氣
豈惟晉王寵悼重琅邪之贈官魏后高文制蒼舒之哀
誄

原誄後漢傅龍北海王誄曰永平六年北海靜王薨於
是境内市不交易塗無征旅農不脩畝室無女工感傷
慘怛若喪厥親俯哭后土仰愬皇旻於是君羣英列俊靜

思勒銘惟王勲德是昭是明存隆其實光曜其聲始終之際於斯為榮乃作誄曰覽視昔初若論往代有國有家篇籍攸載貴尠不驕滿罔不溢莫能履道聲色以卒惟王建國作此蕃弼撫綏方域承翼京室對揚休嘉光昭其則温恭朝夕敦循伊德　魏文帝蒼舒誄曰建安十二年五月甲戌童子曹蒼舒卒乃作誄曰於惟淑弟懿矣純良誕豐令質荷天之光既哲且仁爰柔克剛彼德之容慈我聿行宜逢分祚以永無疆如何昊天凋斯

俊英嗚呼哀哉惟人之生忽若朝露促促百年亹亹行暮矧爾既夭十三而卒何辜於天景命不遂 曹植任城王誄曰昔二虢佐文旦奭翼武於休我王魏之元輔將崇懿迹等號齊魯如何奄忽命不是與仁者悼没兼彼殊類矧我同生能不憯悴目想宫墀心存平素髣髴魂神馳情陵墓凡夫受命達者徇名王雖薨殂功著丹青人誰不没貴有遺聲乃作誄曰幼有令質光耀珪璋孝殊閔氏義達參商温温其恭爰柔克剛心存建業王

室是匡矯矯元戎雷動雨徂橫行燕代威懾北胡奔虜無竄亂還戰髙柳王卒壯士常為軍首宜究長年永保皇家如何奄忽景命不遐同盟飲淚百僚咨嗟　宋謝靈運廬陵王誄曰事非淮南而痛深於中霧迹非任城而暴甚於仰毒託體皇極銜怨至盡豈惟有識傷慨故亦率土悽心蓋出囧己之悲以陳酸切之事云爾哀哀君王終仁且德在枉無言即罪有默曽是忍虐古來一酷身微咎累痛踰酖毒何斯禍斯乃怨乃辱命如可延人

百其牘務急景之難留悼驚波之易淪自君王之宴漠歷彌稔於此春聆鳴禽之響谷視喬木之陵雲咸感節而興悅獨懷悲而莫申侯射隼於高墉赫王典以正刑服二皐於狴犴致九伐於南荆發酸痛於仁詔令寵贈於哀心布悽楚於帝言攄綢繆於皇音

原行狀梁任昉齊竟陵文宣王蕭子良行狀曰公道亞生知照鄰幾庶孝始人倫忠為令德公實體之非毀譽所至天才博贍學綜兼明至曲臺之禮九師之易樂分

龍趙詩析齊韓有一於此罔不兼綜昔沛獻訪對於雲臺東平齊聲於楊史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七步方斯蔑如也夫家國之道互為公私君親之義遞為隱犯公二極一致愛敬同歸亮誠盡規謀猷宏遠矣他人之善若已有之民之不臧公實貽恥誘接恂恂降以顏色人有不及内恕諸己非意相干每為理屈任天下之重體生民之俊華衮與緼緒同歸山藻與蓬茨俱逸良田廣宅符仲長之言卭山洛水協應叟之志丘園東

國錙銖軒冕乃依林構宇傍巖拓架清猨與壺人爭旦緹幙與素瀨交輝置之虛室人野何辨高人何點躡屩于鍾阿徵士劉虬獻書於衡岳贈以古人之服弘以度外之禮　沈約齊臨川王行狀曰公導元源於陵壑稟黃中之正氣其性逸其神凝端華表美弱齒弘貴至乎將立雲虛景曖岳秀川渟蘭桂不踰其質珪璋未究其美幼而悅學業茂從師治貫書場該綜文囿清暉祕譽燭野光朝　裴子野司空安城康王行狀曰降七緯之

禎靈五行之正性珪璋博達清明在躬學無常師希追風乎孔父幾神殆庶諒亞迹乎顔生悅禮敦詩方昔人而有裕既明且哲體大雅而弗渝若乃慈明外朗淑德内潤夏侯玉樹之談衛玠辟人之目又授使持節郢州刺史公四居方岳政刑克舉仁恕以懷君子刑憲以肅小人位煩以簡居難則易霈如時雨芬若蘭蓀所去見思所居稱治遘疾甍竟陵之石梵時年四十四皇上震天倫之悼庶僚懷人百之感詔贈司空常侍王如故禮

也自巴濮以東鄖鄧以北方舟連騎赴者如雲昔王甍及葬仁禽有踐境之識羊祜云亡市人有罷歸之慟若公恩結三楚亦異出一時公幼無擇言長無擇行立功以庇物執德以居宗重以道性虛閑居處冲約終日清淨如布素焉

原表梁沈約為南郡王讓中軍表曰臣聞建侯茂則非賢罔樹分器鴻典惟懿實先而臣把道未弘踐義多缺徒升國爵空襲宸寵光珪華組晻靄於闕垂令采薇猷

寂寥於甸表晨伸委帶夕軫臨顏皇衢肇啟鼎運始資
魯衛兼啟義邈周年齊楚並建禮高漢日臣以末第聯
輝上序祐履荆阿懷璽夢曲拊志惟熏佩握如擣　劉
孝綽為鄱陽嗣王初讓雍州表曰臣聞大邦維屏既憖
宗子之詩思樂泮宮有鈌僖公之頌特以周興九伯錫
壤參壚漢啟二河分珪舊楚身私家慶總集微躬雍部
襟帶跨制數州西拒嶢闗北跨鄧塞雖復呼韓來朝稾
街納質二虜尋戈四郊無警猶當王戎雅識羊祜尚義

臣退求諸已無或宴安進思盡忠幾乎私竭

原章梁沈約為晉安王謝南兖州章曰臣以茉屛幼無

秀業依天宅照籍海憑瀾王爵早加藩麾夙樹進不能

閑詩西楚好禮北河退無以振采六條宣風萬里懐慙

起懼載溢心顔而皇明輝燭照被彌遠遂乃徙旆淮區

遷金濟服朱驂出邸青組臨方瞻惟徽寵俯仰忘啓

又為安陸王謝荆州章曰臣托景宸區早延休寵身班

帝穆爵首藩珪好禮慙河敦詩愧楚懸旆出關徒違絳

闕擬金入濟識謝戎麾而照臨彌廣復叨匪服紀南形勝任總上游西緯岷邛壯繼嵴陝六轡在手猶或稱難羣牧稟威兹道孰易是以攄情陸白布款幄垂宵途嚴遠事隔披照腆冐斯顔膺此謬荷祇奉兢懼罔知攸託

公族離棄公族　公族刑附

原帝子　天孫　皇家　天族　金枝　朱邸　麟角

詩麟之角振振公族　燕毛所以序齒　周親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晉宗傳晉吾宗也

朝内公族朝於内朝内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　向方古者庶子之官治而

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向方矣注言知所向也

授事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尊賢也

為位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

族食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殺差也謂燕有差數

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倫之親

合食君子因族以合食合食謂與族人合食也

尚齒禮周人貴親而尚齒

合族禮有合族之道族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注君恩雖可以下施而族人皆臣不得以父兄之尊加於君也

展親時庸展親

敍族敦敍九族、

睦人禮以教睦人

既睦九族既睦

不咸傳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咸和也弔傷也

親親周禮太宰八統馭萬民一曰親親親親九族也

長長

分寶玉於伯叔之國

託肺腑劉向曰臣幸託肺腑言國親如肺腑之附身

正公族周公踐祚庶子之正於公

族者教之以孝悌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

糾宗族糾合宗族於成周

人道之先親親也

異姓為後周之宗盟異姓為後

立愛自親教民睦也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

理親存愛禮理正也

先親後疎魏曹植表曰堯之為教先親後疎

支子為公晉諸王之支庶皆王家之近屬至親亦各以土推恩承其大國始封王之支子為公承封王支子為侯繼承封王之支子為伯次國始封主之支子及始封公之支子皆為男

皇族降公後魏皇子封王皇族皆降為公諸公降為侯侯子亦為此差

達孝悌之道公與族人燕則以兄弟齒而孝悌之道達矣以至尊不自異於親列之中

見親疎之殺禮白帖

增

玉林翰苑新書曰慕容超傳天族多奇玉林皆寶

寶胄類苑詳注

日天子之族姓也蟬聯寶冑

根源

事詞類奇曰唐吳競疏根朽者葉枯源涸者流竭弟子國之根源可使枯竭哉

枝葉

左傳曰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　山堂肆考曰劉裕志移晉鼎先除枝葉於是宗室司馬國璠遠禍出奔於秦

揖同姓

周禮曰土揖庶姓天揖同姓

朝內朝

翰苑新書曰記公族朝於內朝

忝屬籍

事詞類奇曰唐舒王元名高宗欲授以大州辭曰臣忝屬籍豈以州郡為仕進資耶

舉異能

唐書曰李麟裔舉宗室異能轉殿中侍御史

察人材

金史曰世宗巡幸上京宴宗室於皇武殿上謂宗尹曰賞賜宗室亦是小惠又不可一槩遷官其間人材孰可者宗尹對曰奉國幹準之子安濟庫猶國公昱之曾孫阿嚕可任使詔以為奉御

與輪對

宋史曰希言嘉定間遷宗正丞請南班得與輪對許

之

在省闥 唐書曰嗣澤王瑑爲宗正卿宗子有一善無不薦延宗室在省闥者多瑑所啟

優䟽屬 宋史曰凡䟽屬宗正有籍玉牒有名宗學有教郊祀明堂遇國慶典皆有祿秩所寓州縣月有廩餼宗女適人亦有恩數

千里駒 山堂肆考曰唐孝節曽孫嵩少孤事母孝始為枝江丞荆州長史張柬之曰帝宗千里駒吾得其人

宗室老 唐書曰嗣吳王祗代宗大歷間為宗室老以太子賓客為集賢院待制

乘牛車 漢朱浮傳光武時自宗室諸侯王外家后戚皆遵奉繩墨無親黨之名至或乘牛車齊於編人斯固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

騎弱馬 山堂肆考曰李賀唐宗室也七歲能詞章每旦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

宗臣表 事詞類奇曰唐李勉在內沉雅外清整其在朝廷鯁亮廉介為宗臣表

同姓卿 宋史曰趙汝愚使重華宮提舉關禮以內禪事請於憲聖太后

禮曰今丞相已去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寔聖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為可恃耳後除右丞相汝愚辭不拜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

宗室為賢相

翰苑新書曰唐相以宗室進者九人皆以材稱號賢宰相

文章第進士

饒陽侯子叔詔字君和慶歷八年與諸宗子帝前臨真宗御書選第一皇祐初進所為文召試學士院中等賜進士及第自太子右監門府副率遷右領軍將軍入謝命坐賜茶仁宗曰宗子好學者頗多獨爾以文章第進士前此蓋未有也朕欲天下知屬籍有賢者宜勿忘所學

宗室入學

安僖秀王子偁孝宗生父也孝宗既封建國公就傅子偁召對言宗室之寓於外者當聚居官舍選尊長鈐束之年未十五附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許依進士就舉未出官者亦許入學聽讀及三年聽參選高宗納其說

別立

宗學 宋史曰嗣秀王伯圭判大宗正事建請别立宗學以教宗子 最賢 唐書曰國初宗室唯道宗孝恭為最賢 宗老 山堂肆考曰梁蕭琛為侍中武帝呼為宗老 賢宗室 布呼居官所至有聲立朝好言天下事孝宗嘉其忠諒每宴禁中帝飲之酒顧謂太子曰此賢宗室也 五秀才 宋史曰德文字子砥廷美第八子淳化初累遷滑州觀察使馮翊郡公少好學凡經史百家手自抄撮工為詞章真宗以其刻勵如諸生嘗因進見戲呼之曰五秀才宮中由是悉稱之 續文獻通考曰明太祖於蜀王椿以其博洽亦呼為蜀秀才云 好學樂善 宋史曰仁宗御延和殿試宗子書以宗望為第一又嘗獻所為文賜國子監書又以塗金紋羅御書好學樂善四字賜之即所居建御書閣帝為題其榜子 縱酒自晦 金史曰昂金景祖弟孛思之孫代遼宋有功仕至樞密使左丞相昂在海陵時

縱飲沉酣輒數日不醒海陵聞之嘗面戒不令飲得間輒飲如故大定初還自揚州妻子為置酒私第未數行輒卧不飲其妻大氏海陵從母姊也怪而問之昂曰吾本非嗜酒者但向時不以酒自晦則汝弟殺我矣今遭遇明時正當自愛是以不飲識者稱之

睦親宅

宋史曰仁宗建睦親宅命濮王允讓知大宗正寺宗子有好學勉進之以善若不率教則勸戒之至不變始正其罪人莫不畏服焉　翰苑新書曰崇寧元年蔡京請宗室非袒免親以下兩世欲分於西京南京或沿郡居止每處置敦宗院光宗時改為睦宗院

仙源圖

山堂肆考曰宋真宗以趙安仁為宗正卿重修玉牒屬籍又為仙源積慶圖

甄别補外

宋史曰范鎮言於仁宗乞令宗室疎屬補外官帝曰卿言是也顧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鎮曰陛下甄别其賢者用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熙寧初卒如其言

公族之盛

弇山堂别

集曰明自郡王外鎮輔奉國將軍七十餘人奉國中尉五千餘人公族之盛自古未有

原貴親

綏族 本枝 宗枝 維城之固 磐石之安 敦睦之情 柔懷之道 深骨肉之恩 厚枝葉之庇 本元祖之先宗 分皇家之茂緒 糾合符棠棣之詩 信厚如麟趾之日

以下離棄公族

杕杜 晉人刺時君不能親其宗族也

葛藟 王族刺桓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

不迪 書曰今商王受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註迪道也言接之不以道也

用羈 單獻棄親用羈

存愛 禮云親離存愛

間親 傳曰遠間親所謂六逆

廢懿親 傳曰王將以狄伐鄭富辰曰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

以棄鄭親其若之何　無公族白帖云晉自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成公即位乃立也　增投嶺南唐書曰武后悉誅諸王羣連死滅殆盡子孫雖嬰褓亦投嶺南　奔南山五代史曰後唐太祖子八人同光三年詔封存美等七人為王及李嗣源反嚮京師諸王多為軍衆所殺或出奔南山匿民家　何況賢輩山堂肆考曰王安石作相裁損宗室恩數宗室子相率馬首陳訴云告相公看祖宗面安石厲聲曰祖宗親盡亦須祧何況賢輩　不事生業金史曰世宗巡幸上京聞大宗正宗寧不能撫治宗室宗室子往往不事生業上謂宗尹曰汝察其事宜懲戒之宗尹曰隨仕之子父沒不還本土以此多好遊蕩上命召還

原道垂綏族　義爽篤親

無縱斧於棣華　宜庇根於葛藟　將枝葉之有庇

豈蔓草之難圖　展親將藉於屏周　不弟豈容於克段　骨肉將離不親九族　枝葉將落無庇本根 以下公族刑

罪三宥 獄成有司讞於公則曰某之罪在辟公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公乃素服不舉也　議八辟 周禮八辟一曰議親之辟　無宮刑 公族無宮刑不剪其類也

不即市 周禮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注云刑於隱所也　不隱親 治國制刑不隱其親

必掩恩 義必掩恩　死刑 周禮甸師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焉注云王同姓有罪者斷其獄於甸師之官

親哭 骨肉之恩無絕　貴戚必禁 月令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

纖剸亦告 禮公族之罪在其纖剸亦告甸人　罄於甸人 禮公族有死罪則罄

於甸人不於市朝也甸人掌野官也懸縊殺之曰磬也

刑於甸人 白帖云有制刑於甸人公素服哭之如其倫之喪無服

增不當稱賀 唐書曰僖宗時田令孜逼幸慶元邠寧節度使朱玫刼襄王熅立為帝改元建貞尊僖宗為太上皇後為王重榮所殺函熅首至行在所百官稱賀太常博士殷盈孫曰禮公族有罪有司曰某之罪在大辟君曰赦之如是者三走出致刑焉君為素服不舉者三日今熅皇族以不能固節迫脅至此宜廢為庶人絶屬籍葬以庶人禮大捷之慶須朱玫首至乃賀詔可

不加刑責 文獻通考曰明制宗室有犯但明賞罰不加刑責著為令　又置高墻於中都有罪者錮之

原威克厥愛　私不害公　宜準律論　難從刑放 禮刑放於寵

雖親惟立愛　而罪則斷恩　宜解網於

竹刑 無縱斧於葛藟 恩雖切於棣華 法宜除於蔓草 門內之治恩掩義 門外之治義斷恩 雖金枝可貴三宥必加 而王律難容一成不變 白帖

外戚

原戒侈 後漢陰識光烈后兄封陰鄉侯叩頭謝曰臣托屬掖庭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弟興賜爵關內侯固讓曰臣蒙陛下貴人恩澤富貴已極不可復加班固贊曰樊氏世篤陰亦戒侈 **懼譏** 晉褚裒以太后父議加不臣之禮裒以近戚懼獲譏嫌上疏固辭 **淪寵** 東漢淪於嬖習女寵 **曠貴** 漢書云陽平之王曠貴最久 **椒房之重** 漢蓋長公主共養帝丁外人侍長主上官安說

外人曰安女得為后臣有椒房之重成之在足下月餘遂立為后安封桑樂侯

宮省之權 詳後

后族英華 晉書外戚傳云弘理儀形外朗李野神鑒內融仲祖溫潤風流幼道清虛寡慾豈惟后族之英華抑亦縉紳之令望

高門領袖 又云庾亮世俗羽儀王恭高門領袖

家號金穴 後漢郭況郭后弟封安陽侯遷大鴻臚帝數幸其第飲燕賞賜金錢縑帛豐盛莫比京師號況家為金穴

館名渭陽 世說云魏明帝築館於甄氏謂左右曰當以何名侍中繆襲曰陛下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以渭陽為名

並受寵榮 後漢樊儵以外戚封燕侯謂弟鮪曰建武時吾家並受寵榮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即為禍患故不為也

不許封爵 又馬防廖光並明德后兄明帝建初元年欲封爵太后不許至永平四年封為列侯並辭讓願就關內侯

薄昭仁善史記代王薄太后弟昭從如代大臣皆稱薄氏仁善王立為帝昭封軹侯

郭況謙恭後漢郭況謙恭下士頗有聲譽

兄弟退讓史記竇后兄建弟廣國為退讓君子不以尊貴驕人

父子謹恪後漢樊宏世祖之舅封壽張侯為人謙柔畏慎不求苟進子儵謹約有父風弟鮪為子賞求楚王英女儵聞而止之其後楚事發覺帝念儵謹恪故其諸子得不坐

史丹寤主漢史丹以外屬思元帝時位至三公輔導副主掩惡揚善推至誠犯顏色動寤萬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云

傅喜守節漢傅喜傅太后從弟太后與政喜數諫之介然守節

封公賜宅漢竇后厚賜弟廣國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於長安

置丞守家白帖云漢皇后親卒皆置園邑長丞奉守冢寢

增獨以女賤山堂肆考曰漢御史大夫李延壽卒在位多舉

馮野王上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野王歎曰人皆以女寵我兄弟獨以女賤

弗緣内寵 唐書曰若長孫無忌之功武平一之識吳淑之忠弗緣内寵

終宴侍 玉堂清話曰杜審琦昭德皇太后兄也自寧州歸太祖太宗皆共甥一日陳内宴於福寧宮太后臨席祖宗以渭陽之重終宴侍焉又前拜為壽樂人致辭曰前殿展君臣之禮虎拜朝天後宮伸骨肉之情龍衣拂地

入宮覲 宋史曰曹佾元豐中以疾告既愈入謝帝曰舅久不覲太皇太后宜少憩内東門朕當自啟已而召入歷上下儒釋道五閣大椿蟠桃亭再陞殿乃退

所出微 山堂肆考曰漢文帝竇后弟廣國與兄長君厚賜田宅於長安周勃灌嬰等曰吾屬不死命且懸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於是乃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兩人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

無敗家 唐書曰太宗檢貴倖裁賞賜貞

觀時戚里無敗家

盛德事

合璧事類曰元祐七年三省請用景祐時李用和等改官移鎮恩例令高氏朱氏皆舉故事加恩太皇太后曰章獻垂簾初無此例呂大防曰太皇太后以高氏故深自抑損加故事何后曰外家恩澤方欲裁損可又增長乎大防曰此盛德事

外戚表

唐書曰吳湊章敬皇后弟也由布衣與兄漵一日賜官皆等而湊畏太盛乞解太子詹事換檢校賓客湊才敏而謙畏歷官兵部尚書及屬病不內醫巫曰吾起田畝位三品顯仕四十年年七十尚何求先是街樾稀殘有司蒔榆其空湊曰榆非人所蔭玩悉易以槐及槐成而湊已亡行人指樹懷之唐興后族退居奉朝請者猶以事失職而湊任中外未嘗有罪過為世外戚表云

純臣

宋史曰曹佾字公伯彬之孫光獻皇后弟也性和易美儀度通音律善奕射喜為詩自右班殿直累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濟陽郡王神宗每咨訪以政然退朝終日語不及公

事帝謂大臣曰曹王雖用近親貴而端拱寡過善自保真純臣也

犯難

唐書曰朱泚反盧杞白志貞皆謂泚有功不宜首難得大臣一入持節慰曉惡且悛德宗顧左右無敢行者時吳溆遷大將軍願往謂人曰吾知死無益而決見賊者人臣食祿死其難所也且不使陛下恨下無犯難者即日齋詔具道帝待以不疑者而泚業僭逆故留溆不遣卒被害

不得與議朝政

弇山堂別集曰明自成祖而後后妃不選公侯家正統初太皇太后下詔裁彭城伯張昺左都督張昇不得與議朝政自後雖爵至公侯位為師傅亦優游食祿奉朝請而已

未嘗干朝廷事

唐書曰竇威從子抗煬帝遣抗出靈武聞高祖已定京師喜曰此吾家壻豁達有大度真撥亂主也因歸長安高祖見之握手喜甚因置酒為樂授左武候大將軍帝聽朝或引升御坐既退入卧內從容談笑極平生歡以兄呼之宮中稱為舅或留宿禁省侍燕豫然未

嘗干朝廷事

三世追王

宋史曰徽宗追念向太后不已乃數加恩兩舅宗良宗回皆位開府儀同三司封郡王自敘中以上三世亦追封王爵非常典也

世為后族

元史曰元特色辰姓博斯和勒鴻吉哩氏世居朔漠本名特因從太祖起兵有功賜名薛禪故兼稱曰特薛禪女曰德伯勒台太祖光獻皇后子曰安春從太祖征伐凡三十二戰皆與有功丁亥賜號國舅安春諾延壬辰賜銀印封河西王以統其國族有旨弘吉剌氏生女世世以為后生男世尚公主每歲四時孟月聽讀所賜旨世世不絕自太祖時分賜農土至至元二年鄂囉陳萬戶及其妃囊加特章公主請於朝曰本藩所受農土在上都東北三百里塔拉哈斯可建城邑以駐夏帝從之遂名其城曰應昌路元貞元年又請以應昌路東七百里創建城邑以駐冬復從之名其城曰全寧路又給濟寧路十六縣汀州路六縣永平路六縣其應昌全寧等路自達嚕噶齊總管以下諸

官屬皆得專任其陪臣而王人不與焉

七族六姓

事詞類奇曰西京七族皆后黨呂竇衛官霍許王是為七族東京六姓亦后黨鄧馬竇閻梁何是為六姓

十妃三后

山堂肆考曰竇氏自唐武德以來尚主者八人女為王妃者十人竇威曰臣家在漢再為外戚至元魏有三皇后今陛下龍興臣復以姻戚進帝曰公以三后族誇我耶

原借明光宮

漢王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

奪沁水園

後漢竇憲恃宮掖聲勢請以賤直奪沁水公主田園

取掖庭女

王根聘取故掖庭女樂置酒歌舞兄子況亦聘取故掖庭貴人為妻

刺都鄉侯

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得幸太后竇憲懼分公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之中

治第起山

漢外戚傳曰五侯大治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百姓歌曰五侯初起曲阿最怒壞決高都連境外杜註云從長

安至杜陵

遊觀治道又云王根遊觀射獵使奴從被甲持弓弩陳為步兵止宿離宮水衡供張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

許史丁傅漢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皆重侯累將窮貴極富

樊郭陰馬後漢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弟並立學號曰四姓小侯以非列侯故曰小侯禮記曰庶方小侯亦其義也

王氏五侯漢元后兄弟王譚為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月封故世謂之五侯

梁家三后後漢梁冀家一門三后

三世據權　五將秉政白帖云王氏三世據權五將秉政天下輻輳自效

增傾諛迎諂武三思性傾諛善迎諂主意鉤深隱微

占奏俚近鄭光孝明太后弟也會昌末夢御大車載日月行中衢光輝洪洞照六合寤而占之工曰君且暴貴不閡月宣宗即

位光興民伍拜諸衛將軍累遷河中鳳翔節度使七年來朝占奏俚近帝失所望自是不復委方鎮矣

四十餘使 唐書曰楊國忠由御史至宰相凡領四十餘使國忠性疎侻捷給硜硜處決機務自任不疑盛氣驕愎百僚莫敢相可否官屬悉苛督勾剔相恚又便佞專徇帝欲及馬嵬被殺子四人及妻裴柔皆先後見殺

五使並除 張堯佐溫成皇后世父也溫成方為脩媛欲以門閥自表異故堯佐進用仁宗祀明堂改戶部侍郎尋拜淮康軍節度使羣牧使制置使宣徽南院使景靈宮使諫官包拯等言陛下即位三十年未有失道敗德之事乃五六年來擢用堯佐羣口竊議制下之日陽精晦塞氛霧蒙孛宜亟命追寢御史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欲廷議不許是日堯佐辭宣徽景靈使

使酒任氣 楊景宗章惠太后弟也起徒中以外戚故至顯官然暴戾所至為人患復使酒任氣在滑州嘗毆通判仆地帝深戒無飲酒景

宗雖書座右頃之復醉

戀嫪恩寵 宋史曰張堯佐起寒士持身謹畏頗通吏治曉法律以戚里進遂至崇顯戀嫪恩寵為世所鄙

壽寧兄弟並寵 明昭皇后母儀奕世幾於文姒以故張氏得封二伯壽寧侯張鶴齡建昌侯張延齡兄弟並寵李夢陽上書指斥

會昌總領團營 弇山堂別集曰會昌侯孫繼宗以元舅總團營兵馬監脩國史知經筵追八十告老猶掌後軍都督府事亦明制之一大變也

豈獨女子富貴 唐書曰獨孤懷恩元貞皇后弟也隋文帝獻后以姪養宮中及唐高祖受禪擢工部尚書遣為將性貪寡筭畧數戰無功士喪沮詔書切責而懷恩稍怨望高祖嘗與戲曰弟姑子悉有天下次當爾耶懷恩內喜以為天命既而居忽忽咤曰我家豈獨女子能富貴也因謀亂伏誅

因緣椒房致此 合璧事類明皇雜錄曰楊國忠嘗謂客曰某家起細微因緣椒房致

此未知稅駕之所念終不能致名更當取樂於富貴耳

臠割奴婢 宋史曰王繼勛孝明皇后同母弟也性兇率無賴領彭州防禦使乾德四年為部曲所訟解兵柄為彰國節度留後繼勛自以失職常怏怏專以臠割奴婢為樂

發冢日月 唐書曰天寶九載復詔發掘韋庶人父元貞等墓長安尉薛榮先往視冢銘載葬日月與發冢日月正同初韋后號元貞墓為榮先陵而陵與尉名合云

頭顙墮地 山堂肆考曰東漢安帝以耿貴人兄寶監羽林車騎閻后兄弟並典禁兵尚書翟酺上書曰昔鄧竇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紱盈金積貨及其破壞頭顙墮地願為孤豚豈可得哉

耄嬰頸血 唐書曰武韋諸族耄嬰頸血揚氏之誅噍類不遺

原 **重侯累將** **窮貴極富** 並見前

增 **王族驕盈梅福上書** **竇氏專縱丁鴻進諫** 唐書

會昌主兵符而不能易人主之喜怒　壽寧建昌能易人主之喜怒而不能與外廷之進止　其極不過富貴　其樂不過狗馬聲色　其威怒不過行閭閈弇山堂別集

原外戚之助　肺腑之親　戚里　外屬　貴戚

外姻白帖

御定淵鑑類函卷六十

謹案卷六十第十九頁後三行阿里哈富埒琿舊作阿里蒲盧渾　四十四頁前一行薩拉噶舊作撒改　又四行雅克呼都克舊作牙忽都　又五行巴圖罕舊作拔都罕　又六行尼瑪哈舊作粘沒罕　四十五頁前六行哈準舊作合住　四十八頁前七行噶瑪拉舊作甘麻剌　又八行特穆爾舊作鐵木兒　七十五頁後七行安濟庫舊作案出虎　又阿嚕舊作阿魯

七十七頁前二行布呼舊作不忽　八十三頁前三行博斯和勒舊作孛思忽兒　又德伯勒臺舊作孛兒臺　又四行安春諾延舊作案陳那顔　又六行鄂囉舊作斡羅　又囊加特章舊作囊加真　又塔拉哈斯舊作答兒海子　又八行達嚕噶齊舊作達魯花赤今並改從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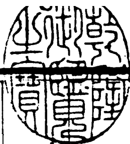
謹案第五頁前七行魯恭王餘刊本恭訛公據漢書改

第四十九頁前一行翰苑新書刊本苑訛林今改

第五十一頁後七行左將軍上官桀等刊本桀訛傑據漢書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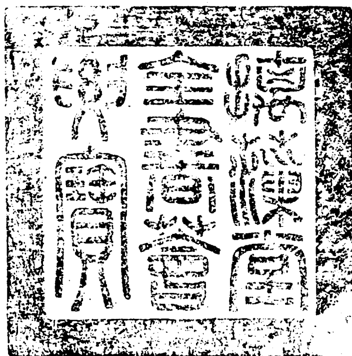
第七十一頁後三行贈以古人之服刊本古訛真據文選改

第七十五頁後二行公族公室之枝葉也刊本下



公字訛官據左傳改

第八十三頁後一行呂竇衛官霍許王按官上當有上字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監生臣繆引吉